

觀堂集林



觀尚彙
三十卷

癸亥五月吳昌碩題



烏程蔣
氏密韻
樓印



海甯王靜安徽君著書刊於上虞羅氏雲窗雪堂兩叢
刻及英倫哈氏廣倉學窘叢書者不下數十種世甚重
之歲在辛酉君復薈萃前所刊書刪繁挹華益以未刊
諸作為藝林八卷史林十卷綴林二卷名曰觀堂集林
余亟請於君以活字板印行越二年癸亥校印斯竟竊
謂君書才厚數寸在近世諸家中著書不為多然新得
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君新得之多固由於近日所出
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學識則亦無以理董之蓋君於
乾嘉諸儒之學術方法無不通於古書無不貫串其術
甚精其識甚銳故能以舊史料釋新史料復以新史料
釋舊史料輾轉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此書之成余
實任校勘之役比年以來牽於人事百務之誼諉賓朋
之談讌輒夜分始得休休則檢理書畫或為君校此書

往往漏盡始就枕顧以爲一日之樂莫逾於此時者此非余之私好凡讀君書者意必與余有同况也昔施北研先生元遺山詩注汪剛木太夫子長術諸書皆先大父爲之刊刻嚴鐵橋先生全上古三代漢魏六朝文先叔祖季卿先生校刊未竟黃岡王氏得其校本始刊成於粵東不佞薄劣未足紹先烈顧君之書實不在施嚴汪三先生下也君年未艾而學日新他日有作尙能爲君刊之姑書此以爲嚆矢云烏程蔣汝藻

海甯王靜安徽君哀其前後考證經史之作并詩文若干篇爲觀堂集林二十卷烏程蔣孟蘋學部爲之校刊成書有日矣徵君書來索余文弁其首余謂徵君之學於國朝二百餘年中最近歙縣程易疇先生及吳縣吳憲齋中丞程君之書以精識勝而以目驗輔之其時古文字古器物尙未大出故扁塗雖啓而運用未宏吳君之書全據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於程君而精博則遜之徵君具程君之學識步吳君之軌躅又當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規撫大於程君而精博過於吳君海內新舊學者咸推重君書無異辭然則余於君書其又何言雖然余交君二十有六年於君學問之變化知之爲最深光緒戊戌始與君相見於上海時余年三十有三君二十有二君方治東西文字繼又治

泰西哲學逮歲丁未君有靜庵文集之刻戊申以後與君同客京師君又治元明以來通俗文學時則有曲錄之刻而宋元戲曲史亦屬草於此時然君治哲學未嘗溺新說而廢舊聞其治通俗文學亦未嘗尊俚辭而薄雅故辛亥之變君復與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盡棄前學專治經史日讀注疏盡數卷又旁治古文字聲韻之學甲寅君與余共考釋流沙墜簡余考殷虛文字亦頗采君說丙辰之春君自日本歸上海爲英倫哈同氏編學術叢刊雜誌君之撰述乃益富丁巳君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論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證家之能事而於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爲真切自來說諸經大義未有如此之貫串者蓋君之學實由文字聲韻以考古代之

制度文物並其立制之所以然其術在由博以反約由疑而得信務在不悖不惑當於理而止其於古人之學說亦然君嘗謂今之學者於古人之制度文物學說無不疑獨不肯自疑其立說之根據嗚呼味君此言可以知君二十年中學問變化之故矣君今年四十有七百里之塗行尙未半自茲以往固將揖伏生申公而與之同遊非徒比肩程吳而已癸亥二月上虞羅振玉序於天津寓居之二萬石齋

觀堂集林目錄

海甯王國維伯隅父

卷第一

藝林一

生霸死霸考

洛誥解

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

再與林博士論洛誥書

周書顧命考

周書顧命後考

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

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二

卷第二

藝林二

釋樂次

周大武樂章考

說勺舞象舞

說周頌

說商頌上

說商頌下

漢以後所傳周樂考

卷第三

明堂廟寢通考

說學

說觥

說盃

說彝

說俎上

藝林三

說俎下

說環珖

說玕朋

女字說

卷第四

書春秋公羊傳解詁後

書論語鄭氏注殘卷後

漢魏博士考

卷第五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上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下

書爾雅郭注後

書郭注方言後一

藝林四

藝林五

書郭注方言後二

書郭注方言後三

史籀篇疏證序

蒼頡篇殘簡跋

校松江本急就篇序

卷第六

藝林六

釋史

釋由上

釋由下

釋辭上

釋辭下

釋昱

釋旬

釋西

釋物

釋牡

釋彌

釋滕

釋辟

釋禮

釋觶卮罍觶

毛公鼎考釋序

宋代金文著錄表序

國朝金文著錄表序

卷第七

藝林七

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

史記所謂古文說

漢書所謂古文說

說文所謂古文說

說文今序篆文合以古籀說

漢時古文本諸經傳考

漢時古文諸經有轉寫本說

兩漢古文學家多小學家說

科斗文字說

卷第八

五聲說

聲類韻集分部說

書巴黎國民圖書館所藏唐寫本切韻後

書吳縣蔣氏藏唐寫本唐韻後

藝林八

書小徐說文解字篆韻譜後

書古文四聲韻後

唐諸家切韻考

李舟切韻考

唐時韻書部次先後表

唐廣韻宋雍熙廣韻考

天寶韻英陳廷堅韻英張戩考聲切韻武立之韻銓分

部考

書金王文郁新刊韻略張天錫草書韻會後

周代金石文韻讀序

江氏音學跋

卷第九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

史林一

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

卷第十

史林二

殷周制度論

卷第十一

史林三

太史公行年考

卷第十二

史林四

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

說商

說亳

說耿

說殷

秦都邑考

秦郡考

漢郡考上

漢郡考下

浙江考

漢會稽東部都尉治所考

後漢會稽郡東部候官考

卷第十三

史林五

鬼方昆夷獫狁考

西胡考上

西胡考下

西胡續考

西域井渠考

卷第十四

史林六

流沙墜簡序

流沙墜簡後序

十四首

敦煌漢簡跋

羅布淖爾東北古城所出晉簡跋

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晉簡跋

二首

羅布淖爾北所出前涼西域長史李柏書稿跋

唐李慈藝授勳告身跋

卷第十五

史林七

商三句兵跋

北伯鼎跋

散氏盤跋

克鼎跋

鑄公簠跋

楚公鐘跋

郢鐘跋

秦新鄭虎符跋

秦陽陵虎符跋

新莽四虎符跋

隋銅虎符跋

偽周二龜符跋

元銅虎符跋

王復齋款識中晉前尺跋

日本奈良正倉院所藏六唐尺摹本跋

宋鉅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

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跋

匈奴相邦印跋

宋一貫背合同銅印跋

齊魯封泥集存序

書齊魯封泥集存後

南粵黃腸木刻字跋

卷第十六

史林八

魏石經考一

魏石經考二

魏石經考三

魏石經考四

魏石經考五

劉平國治□谷關城誦跋

魏母邱儉九都山紀功刻石跋

高昌盛朔將軍麴斌造寺碑跋

九姓回鶻可汗碑跋

書虞道園高昌王世勳碑後

于闐公主供養地藏王菩薩畫象跋

曹夫人繪觀音菩薩象跋

卷十七

史林九

唐寫本殘職官令跋

唐寫本食療本草殘卷跋

唐寫本靈棋經殘卷跋

唐寫本失名殘書跋

唐寫本太公家教跋

唐寫本兔園冊府殘卷跋

唐寫本大雲經疏跋

唐寫本老子化胡經殘卷跋

唐寫本章莊秦婦吟殘卷跋

唐寫本立謠集雜曲子跋

唐寫本春秋後語背記跋

唐寫本殘小說跋

唐寫本燉煌縣戶籍跋

宋初寫本燉煌縣戶籍跋

覆五代刊本爾雅跋

宋刊本爾雅疏跋

宋越州刊本禮記正義跋

舊刊本毛詩注疏殘葉跋

宋刊本三國志跋

兩浙古刊本考序

元刊本資治通鑑音注跋

顯德刊本寶篋印陀羅尼經跋

元刊本西夏文華嚴經跋

劉氏金石苑稿本跋

書宋舊宮人詩詞水雲集湖山類稿後

書續谿胡氏西京博士考昭文張氏兩漢博士考後

卷第十八

史林十

胡服考

卷第十九

綴林一

補家譜忠壯公傳

羅君楚傳

羅君楚妻汪孺人墓碣銘

國學叢刊序

殷虛書契考釋序

殷虛書契考釋後序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序

隨庵吉金圖序

王谿生詩年譜序

敬業堂文集序

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彊邨校詞圖序

樂庵寫書圖序

墨妙亭記

此君軒記

二田畫廡記

傳書堂記

庫書樓記

卷第二十

綴林二

詩

頤和園詞

讀史二絕句

送日本狩野博士赴歐洲

蜀道難

觀紅葉一絕句

壬子歲除卽事

詠史 五首

昔游 五首

隆裕皇太后挽歌辭九十韻

癸丑三月三日京都蘭亭會詩

游仙 三首

和巽齋老人伏日雜詩 四首

再酬巽齋老人

游仙

海上送日本內藤博士

海日樓歌壽東軒老人七十

戊午日短至

東軒老人兩和前韻又疊一章

哭富岡君撫

題敦煌所出唐人雜書六絕句

贈太子少保特諡文忠番禺梁公挽歌辭 三首

冬夜讀山海經感賦

小除夕東軒老人餉水仙鈞鐘花賦謝

張小帆中丞索題南皮張氏二烈女詩

長短句

少年游

阮郎歸

蝶戀花

虞美人

浣溪沙

蝶戀花

又

又

又

浣溪沙

清平樂

浣溪沙

謁金門

蘇幕遮

浣谿沙

蝶戀花

又

清平樂

浣谿沙

蝶戀花

菩薩蠻

觀堂集林目錄

觀堂集林卷第一

生霸死霸考

海甯王國維

藝林

說文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俗月畫
 聲周書曰哉生霸此所引者乃壁中古文漢書律歷志
 引古文尙書武成亦作霸其由孔安國寫定者則從今
 文作魄馬融注古文尙書康誥云魄朏也謂月三日始
 生兆朏名曰魄此皆古文尙書說也法言五百篇月未
 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漢書王莽傳太保王
 舜奏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此平帝元始
 四年事據太初術是年八月己亥朔二日得庚子則以
 二日爲載生魄白虎通日月篇月三日成魄本禮鄉飲酒
義及孝經援
 契神此皆今文家說與許馬古文說同是漢儒於生霸死

霸無異辭也漢志載劉歆三統歷獨爲異說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申之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歆之說顧命曰成王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霸則孟康之言洵可謂得歆意者矣僞古文尚書用其說故於武成篇造哉生明一語以配哉生魄僞孔傳用其說故以旁死魄爲月二日以魄生明死爲在十五日以後以哉生魄爲十六日相承二千年未有覺其謬者近德清俞氏機作生霸死霸考援許馬諸儒之說以正劉歆其論篤矣然於諸日名除哉生魄外尚用歆說如以既死魄爲一日旁死魄爲二日既生魄爲十五日旁生魄爲十六日既旁生魄爲十七日此皆於各義不能相符余謂說文霸月始生魄然也肫月未盛之明也此二字同義聲亦相近故馬融曰魄

肫也霸爲月始生爲月未盛之明則月之一日霸死久矣二日若承大月則霸方生謂之旁死霸可乎十五日以降霸生已久至是始謂之既生霸不已晚乎且朔與望古自有初吉既望二名又魯鼎銘先言六月既望復云四月既生霸一器之中不容用兩種記日法則既生霸之非望決矣以既生霸之非望可知既死霸之決非朔而旁死霸之非二日旁生霸之非十六日又可決矣余覽古器物銘而得古之所以名日者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因悟古者蓋分一月之日爲四分一曰初吉謂自一日至七八日也二曰既生霸謂自八九日以降至十四五日也三曰既望謂十五六日以後至二十二三日四曰既死霸謂自二十三以後至于晦也八九日以降月雖未滿而未盛之明則生已

久二十三日以降月雖未晦然始生之明固已死矣蓋
月受日光之處雖同此一面然自地觀之則二十三日
以後月無光之處正八日以前月有光之處此即後世
上弦下弦之由分以始生之明既死故謂之既死霸此
生霸死霸之確解亦即古代一月四分之術也若更欲
明定其日於是逸周書世俘解均作既旁生霸既字疑衍是有哉生魄書康誥及顧命旁生霸漢書律歷志引古文尚書武成
二日或三日自漢已有定說旁者溥也義進於既以古
文武成差之如既生霸為八日則旁生霸為十日既死
霸為二十三日則旁死霸為二十五日事與義會此其
證矣凡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各有七日或八日哉
生魄旁生霸旁死霸各有五日若六日而第一日亦得
專其名書器於上諸各有作公名用者如顧命惟四月

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哉生魄不日至甲子
乃日者明甲子乃哉生魄中之一日而王之不懌固前
乎甲子也靜敦云惟六月初吉王在羹京丁卯王命靜
司射穴彝云惟六月初吉王在鄭丁亥王格大室邠敦
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丁亥王格于宣榭初
吉皆不日至丁卯丁亥乃日者明丁卯丁亥皆初吉中
之一日至王之在羹在鄭在周邵宮固前乎丁卯丁亥
也更證之他器則號季子白盤云惟王十有二年正月
初吉丁亥案宣王十二年正月己酉朔丁亥乃月三日
吳尊蓋首云惟二月初吉丁亥末云惟王二祀案宣王
二年二月癸未朔則丁亥乃月四日師兌敦云惟三年
二月初吉丁亥案幽王三年二月庚辰朔丁亥乃月之
八日是一日至八日均可謂之初吉也師虎敦云惟元

年六月既望甲戌案宣王元年六月丁巳朔十八日得
甲戌是十八日可謂之既望也今伯吉父盤亦稱兮田盤云
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此器有伯吉父之名有伐穢
犹之事當即詩六月之文武吉甫所作必宣王時器而
宣王五年三月己丑朔二十六日得庚寅又如頌鼎頌
敦頌壺諸器皆云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此諸器自
其文字辭命觀之皆厲宣以降之器而宣王三年六月
乙亥朔三十日得甲戌是二十六日三十日皆得謂之
既死霸也此用爲公名者也其用爲專名者如古文武
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又云粵若來二
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又云惟四月既旁生霸粵五日
庚戌召誥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此皆以旁死霸
既死霸既旁生霸既望等專屬第一日然皆不日惟武

成之旁死霸獨日顧不云旁死霸壬辰而云惟一月壬
辰旁死霸者亦謂旁死霸自壬辰始而非壬辰所得而
專有也故欲精紀其日則先紀諸名之第一日而又云
粵幾日某某以定之如武成召誥是也否則但舉初吉
既生霸諸名以使人得知是日在是月之第幾分如顧
命及諸古器銘是也苟由此說以攷書器所紀月日皆
四達而不悖何以證之古文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
霸若翌日癸巳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云粵若來
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云惟四月既
旁生霸粵五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由舊說推之既以
一月二日爲壬辰二月五日爲甲子則四月中不得有
庚戌史遷蓋不得其說於是移武王伐紂於十二月移
甲子誅紂於正月今史記周本紀作二月甲子劉歆不得其

味爽徐廣曰二月一作正月

說於是於二月後置閏然商時置閏皆在歲末故殷虛卜辭屢云十三月武王伐紂之時不容遽改閏法此於制度上不可通者不獨以既死霸為朔旁死霸為二日既旁生霸為十七日為名之不正而已若用今說則一月戊辰朔二十五日壬辰旁死霸次日得癸巳此武王伐紂與師之日也二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既死霸越五日至二十七日得甲子是咸劉商王紂之日也三月丁卯朔四月丁酉朔十日丙午既旁生霸十四日得庚戌是武王燎于周廟之日也於是武成諸日月不待改月置閏而可通此旁生霸為十日既死霸為二十三日既旁死霸為二十五日之證也或曰如子說則戊午為二月二十一日一月無戊午而太誓序言一月戊午師渡盟津然則書序非數日史遷劉歆之失正由率合武成與太誓序之故太誓序言戊午在一月於是不得不以武成之二月既死霸為二月朔二月朔為庚申則四月無庚戌於是或改月或置閏以通之然史遷於太誓本有二說周本紀以為武王十一年伐紂時作

西

齊太公世家以為九年觀兵時作今以前說就武成本文考之一一符合不當以繫年不定之序亂經是可決矣又魯鼎紀事凡三節第一節云惟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下紀王命召司卜事召因作牛鼎之事次三兩節皆書約劑次節云惟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則記小子斃訟事三節則追紀匡人寇魯禾後償魯之事第三節之首明紀昔饒歲則首次兩節必為一歲中事今以六月既望乙亥推之假令既望為十七日則是月己未朔五月己丑朔四月庚申朔無丁酉中間當有閏月此器乃宗周中葉物周置閏不在歲終由召誥洛誥三月十一日為乙卯十二月有戊辰則四月當為庚寅知之若武成在武王伐商時固不得改閏法也朔八日得了酉此既生霸為八日之證也要之古書殘闕古器之兼載數千支而又冠以生霸死霸諸名者又僅有魯鼎一器然據是器已足破既生霸為望既死霸為朔之說既生霸非望自當在朔望之間既死霸非朔

自當在望後朔前此皆不待證明者而由是以考古書古器之存者又無乎不合故特著之後之學者可無惑於劉孟之讐說矣

洛誥解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復白也周禮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諸侯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先鄭司農曰復謂奏事也辟君也復子明辟猶立政言告孺子

王時成王繼周公相宅至於維故周公白之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如而也而汝也弗敢猶言弗敢弗也周公云王弗敢弗及天基命定命成王云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互相

歸美立言之體也不言弗敢弗者語之亟也基始也基命謂始受天命周頌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周受天命久矣至是復言基命者文王受命僅有西土武王伐紂天下未寧而崩至周公克殷踐奄東土大定作新邑於維以治東諸侯周之一統自成王始故曰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胤繼也公自言公之大相東土繼成王及天基命定命之志也

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圖及

獻卜

乙卯三月十二日

見召

日而不月者成王至維與周

公相見時在五月乙卯以前故也佯使圖謀也俾成

王來雒以謀定都之事且獻卜兆於王此周公所復者皆追述王至雒以前事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以予億萬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休美匹配也佯來來者上來謂周公使來下來成王自謂已來也視示也貞當爲鼎當也謂卜之休吉王與周公共當之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肇始稱舉也殷禮祀天改元之禮殷先王卽位時舉之文王受命建元亦行之於周及雒邑旣成成王至雒始舉此禮非有故事故曰肇稱百工百官也周謂

宗周卽鎬京也周公本意欲使百官從王歸宗周以行此禮故曰予惟曰庶有事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女受命篤弼不視功載乃女其悉自教工

記功宗以下周公述成王之言也功謂成雒邑之功殷人謂年爲祀元祀者因祀天而改元因謂是年曰元祀矣時雒邑旣成天下大定周公欲王行祀天建元之禮於宗周王則歸功於雒邑之成故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意欲於雒邑行之也載事也教工大傳作學功學效也欲令周公效雒邑之功以示天下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佯鄉卽

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女永有辭

此周公承成王之意使在宗周之百官皆往新邑助王行祀禮也有讀爲友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毛公鼎曰及茲卿事寮大史寮

公曰己女惟冲子惟終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百辟諸侯也時諸侯皆來助祭因行享禮周禮大行人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三享皆束帛加璧禮器大饗

此饗當作享涉上文大饗腥而誤鄭以爲禘祭先王非也郊特牲旅幣無方一節文與此略同在賓入大門之下鄭亦以此賓爲朝聘之

賓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

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是享之物本多周公欲成王知天下歸心與否故使之不觀其物而觀其儀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女于棐民彝女乃是不獲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毋遠用戾

正父皆官之長也酒誥曰庶士有正又曰有正有事又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御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小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四方

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其將後監我士師
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前周公言予其明農有致仕之意故成王極道周公
之功以留之予小子其退以下則又成王將歸宗周
命公留守新邑之辭也後者王先歸宗周周公留維
則爲後矣宗禮謂記功宗作元祀之禮時雖行宗禮
四方尙有未服者故命公留新邑以鎮之也救之言
彌終也大誥曰救寧武圖功又曰肆予曷敢不越卬
救寧王大命立政曰亦越武王率惟救功救皆謂終
四方迪亂是公功未終明公未可去也士師工皆官
也受民謂所受於天之民立政曰相我受民又曰以
乂我受民孟鼎曰粵我其勸相先王受民受疆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斃

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
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宏朕恭孺
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
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季先考朕昭子刑乃單
文祖德

此周公拜受王命之辭

佅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
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佅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
子懷德

寧安也詩曰歸寧父母孟爵曰惟王初于成周王
命孟寧鄧伯是上下相存問通稱寧也王以秬鬯寧

周公周公尊也公嘉王賜故禋于文王武王精意以享曰禋明禋以下八字亦周公述成王之言朕子謂成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戊辰是歲十二月之晦也作冊官名逸人名顧命命作冊度畢命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彝器多稱作冊某或云作冊內史某或但云內史某其長云作冊尹亦曰內史尹亦單稱尹氏皆掌冊命臣工之事此云作冊逸猶他書云史佚尹佚矣祝冊猶金縢言冊祝告者告於文王武王也王賓謂文王武王

死而賓之因謂之賓殷人卜文屢云卜貞王賓某某王賓下皆殷先王名知此王賓即謂文武矣殺殺牲禋禋祀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三者互言皆實牲於柴而燎之使煙徹於上禋之言煙也殷人祀人鬼亦用此禮見殷虛書契考釋逸武成云燎于周廟知

周初亦然矣咸格者言文王武王皆因禋祀而來格也先燔燎而後裸者亦周初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肆獻在裸前知既灌迎牲為後起之禮矣王命周公後者因烝祭告神復於廟中以留守新邑之事冊命周公已面命而復冊命者重其事也誥謂告天下成王既命周公因命史佚書王與周公問答之語并命周公時之典禮以誥天下故此篇名洛誥尚書

記作書人名者惟此一篇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者上紀事下紀年猶餘尊云惟王來正人方惟王廿有五祀矣誕保文武受命卽上成王所謂誕保文武受命周公所謂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皆指留守新邑之事周公留雒自是年始故書以結之書法先日次月次年者乃殷周間記事之體殷人卜文及庚申父丁角戊辰彝皆然周初之器或先月後日然年皆在文末知此爲殷周間文辭通例矣是歲旣作元祀猶稱七年者因元祀二字前已兩見不煩複舉故變文云惟七年明今之元祀卽前之七年也自後人不知誕保文武受命指留雒邑監東土之事又不知此經紀事紀年各爲一句遂生周公攝政七年之說蓋自先秦以來然矣

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

浩卿先生講席夏間駕涖京都獲親道範嗣讀大箸周公及其時代一書深佩研鑽之博論斷之精於考定周官及禮經二書編撰時代尤徵卓識誠不朽之盛事也國學叢刊中拙著小篇乃荷稱許又加以攻錯敝國近日承學之士日鮮又闕討論機關是以罕獲切磋之益今乃得此於先生何其幸也茲就先生所賜教者略陳述鄙見祈再正之旣灌迎牲自郊特牲以降至於近世訖無異辭誠如尊教非獨七十子後學之說然也周禮春官司尊彝於四時之祭及追享朝享皆先言灌尊而後及朝踐再獻之尊與大宗伯肆獻裸次序不同然天子諸侯祭禮旣佚無以定其是非而郊特牲等篇又出於七十子後學卽謂作記者親見禮經全文約之爲是

說然亦僅足以言宗周中葉以後之祭禮未足以定殷周間之祭禮也殷周間之祭禮僅可據詩書以爲說詩言裸將而無其次書洛誥裸次在殺禋之後曩釋洛誥時以經有明文而周禮大宗伯肆獻裸之次適與之合故亦牽連及之實則以洛誥本文爲據猶大著考周公事專據詩書而以周禮禮經爲旁證之意也今以禮意言之則裸者古非專用於神其用於神也亦非專爲降神之用周禮小宰職凡賓客贊裸大宗伯職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小宗伯職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肆師職大賓客贊果將鬱人職掌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大行人職上公之禮王禮再裸而酢諸侯諸伯壹裸而酢諸子諸男壹裸不酢郊特牲諸侯爲賓灌用鬱鬯是古於賓客亦以鬯爲獻酢其於神也亦當用以敬之而不徒用

以降之矣殷虛卜辭紀祭祀所用之鬯自六卣以至於百其多如此又此諸條中別無酒醴之文則裸之事所以敬神而不徒以降神明矣知裸之爲敬神而不徒以降神則無惑乎其在殺禋之後矣古求神之道亦多端矣或以氣或以聲或以臭其次雖有不同而其用則無或異周人先求諸陰謂周中世以後故先灌殷人先求諸陽郊特牲以樂當之然燔燎之事亦求諸陽之一道魂氣歸天其說蓋古殷周之間此意尤盛書召誥曰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詩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神旣在天於是燔燎之禮以格之煙炎之徹於上較聲音之號之詔告於天地之間者尤爲有象矣觀殷虛卜辭所紀祀先王禮大抵先賁次卯次薶沈或先賁後沈或先賁後卯周禮之取臠膾燔燎與烝

蕭合羶蕪亦商賚禮之具體而微者其次雖異其用則同知禋祀之用以降神而不徒以敬神則無惑乎其在裸之先矣至王賓之釋之當否則視卜辭賓字之釋之確否案卜辭賓字多作𠂔或作𠂕作𠂖作𠂗盧鐘作𠂘邾公鐘作𠂙其所从之𠂚𠂛與𠂜同意皆象屋形古文自有𠂚𠂛二部首𠂛𠂜𠂝諸字皆从之又𠂚𠂛二部首即𠂚𠂛之省A部亦然舍倉諸字从A可證𠂛上从屋下从人从止象人至屋下其義爲賓各客二字从攴意皆如此金文及小篆易从止爲从貝者乃後起之字古者賓客至必有物以贈之其贈之之事謂之賓故其字从貝其義卽禮經之饋字也如大敦蓋史頌敦鬯卣賀鼎諸器之賓字从貝者其義皆爲饋也後世以賓爲賓客字而別造饋字以代賓字實則𠂚乃賓之本字賓則饋之本字也

賓之本字其省者从𠂚从刀其譌變也乃以𠂚中之一畫屬於人上如盧鐘之賓作𠂛若此字从𠂚从万蓋已非其朔羅君卜辭中賓字之釋似尙可信又稱先祖爲賓經典亦無明文然檀弓孔子謂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雜記曾子論遣奠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是生則親之死則賓之古代當有此義於禮卿大夫之繹祭謂之賓尸則殷周間稱先王爲王賓亦不足怪也洛誥時代去商甚近其所云王賓當與卜辭義同若釋爲周公則下文咸格之咸字無所施之若以爲助祭諸侯則與本事無涉故前釋爲文王武王鄙見如此敢盡布之以俟討論如蒙教正幸甚幸甚天寒惟自衛不宣

再與林博士論洛誥書

浩卿先生講席承寄東亞研究雜誌知前所寄一書又荷審正學術正賴如此違覆乃有進步所獲益於先生者不鮮矣承教以裸字之義謂灌地降神爲第一義歆神爲第二義用於賓客爲第三義周中世以後尙多用第一義不應周初作洛誥時却用第二義剖晰至精甚佩甚佩今當就此字再陳鄙見諸惟裁正案此字書洛誥詩大雅皆作裸周禮小宰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司尊彝典瑞大行人考工記玉人皆裸果雜出康成于大行人注云故書裸作果於玉人注云裸或作果或作裸案殷周古文未見以示之裸以示部諸字言之如祿古文作彙祥古文作羊祖古文作且繫古文作彭禘古文作帝禦古文作御社古文作土知古裸字卽借用果木之果周禮故書之果乃其最初之假借字而裸

乃其孳乳之形聲字也故果字最古裸字次之惟論語戴記始有灌字此灌字果爲先秦以前所用之字歟抑漢人以詁訓字代本字歟疑不能明也此裸灌二字之不同也裸字之音陸德明音義以降皆讀如灌唐本切韻亦入換韻孫愐唐韻古玩切亦同段氏玉裁說文注始正之曰此字从果爲聲古音在十七部戈韻周禮注兩言裸之言灌凡云之言者皆通其音義以爲詁訓非如讀爲之易其字讀如之擬其音也如載師載之言事族師師之言帥禮衣禮之言亶娶柳柳之言聚副編次副之言覆禮祀禮之言煙卅人卅之言礦未嘗曰禮卽讀煙副卽讀覆也以是言之裸之音本讀如果卅之音本爲卵讀如鯤與灌礦爲雙聲後人竟讀灌讀礦全失鄭意段氏此言自音學上觀之則裸灌雙聲又裸在歌部灌在元部

爲陰陽對轉之字然與同部之字究未達一間此裸灌
二音之不同也至裸之字義毛詩文王傳云裸灌鬯也
說文則云灌祭也鄭於周禮小宰大宗伯玉人三注皆
云裸之言灌然裸與灌不過以聲相訓凡文字惟指事
象形會意三種可得其本義至形聲之字則凡同母同
韻者其義多可相訓而不能以相專故訓裸爲灌可也
訓以他雙聲之字如嘏學假等字亦無不可也考先秦
以前所用裸字非必有灌地之義大雅殷士膚敏裸將
于京毛以灌鬯鄭以助祭釋之然裸神之事除王與小
宰大宗伯外非助祭之殷士所得與則詩之裸將果爲
裸神抑爲朝事儀中酢王之事尙不可知也周語王耕
籍田裸鬯享醴乃行此非祀事則裸鬯非灌地降神之
謂也左氏襄五年傳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諸侯冠

禮之裸享正當士冠禮之醴或醢則裸享非灌地降神
之謂也投壺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注灌猶飲也此明明是灌人非灌地矣祭統君執圭瓚
灌尸大宗執璋瓚亞灌又明明云灌尸非灌地矣灌地
之意始見於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
陰達於淵泉鄭注始以灌地爲說然灌地之事不過裸
中之一節凡以酒醴獻者亦無不然鄭於尙書大傳注
皇侃論語集解義疏所引云灌是獻尸尸既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夫
裸之事以獻尸爲重而不以尸之祭酒爲重此治禮者
人人所首肯也若如說文舊字下說謂束茅加於裸圭
而灌鬯酒是爲舊象神歆之也案周禮甸師祭祀供蕭
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舊舊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
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許說本此但鄭

大夫不云是裸許君以酋裸爲一耳然古說酋縮二字皆與鄭許異郊特牲云縮酌用茅明酌也醴酒泂於清汁獻泂於醴酒皆言泂酒之事詩小雅有酒湑我毛傳湑酋之也以藪曰湑後鄭於甸師注亦云縮酒泂酒也是古謂泂酒爲酋與裸事無涉且如許君之說皇侃論語疏所引一說略此乃士喪禮祭苴之禮士虞禮未迎尸佐食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解祭亦如大夫士之吉祭猶未有行之者况天子宗廟之祭乎且古天子於賓客皆裸豈有尸而不裸者故裸之義自當取裸尸之說而不當取灌地之說故鄭於周禮典瑞注曰爵行曰裸於禮器注曰裸獻也此裸與灌地二義之不必同者也裸字形聲義三者皆不必與灌同則不必釋爲灌地降神之祭既非降神之祭則雖在殺牲燔燎之後固無嫌也竊謂郊特牲一篇乃後人言禮意

之書其求陰求陽之說雖廣大精微固不可執是以定上古之事實毛公許鄭之釋裸字亦後人詁經之法雖得其一端未必卽其本義吾儕前後所論亦多涉理論此事惟當以事實決之詩書周禮三經與左傳國語有裸字無灌字事實也裸周禮故書作果事實也裸从果聲與灌从灌聲部類不同事實也周禮諸書裸字兼用於神人事實也大宗伯以肆獻裸爲序與司尊彝之先裸尊而後朝獻再獻之尊亦皆事實而互相異者也吾儕當以事實決事實而不當以後世之理論決事實此又今日爲學者之所當然也故敢再布其區區惟是正而詳辨之不宣

周書顧命考

周書顧命一篇記成王沒康王卽位之事其時當武

王克殷周公致大平之後周室極盛之時其事爲天子登假嗣王繼體之大事其君則以聖繼聖其公卿猶多文武之舊臣其冊命之禮質而重文而不失其情史官紀之爲顧命一篇古禮經既佚後世得考周室一代之大典者惟此篇而已顧年代久遠其禮絕無他經可證書今文家說是篇者略見於白虎通及吳志虞翻傳注所引翻別傳而殊無理致古文家如馬融鄭玄雖禮學大師其注是篇亦多違失虞翻所奏鄭注尙書違失三事是篇居其二翻所難固無當然鄭以冊命之禮行於殯所祭咤之事謂爲對神其失遠在仲翔所舉二事之上作僞孔傳者亦從其說有周一代鉅典習聞而弗章者二千有餘年矣今以彝器冊命之制與禮經之例銓釋之其中儀文節目

遂犁然可解世之君子弗以易古注爲責則幸矣丙辰二月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齊御王冊命

案上文狄設黼展綴衣以下紀布几筵事越王五重以下紀陳宗器二人雀弁以下紀設兵衛此以下則專紀冊命事也王謂康王上言子釗此變言王者上紀成王崩日事繫於成王故曰子此距成王崩已八日稱王無嫌也鄭云黼裳冕服有文者也蟻謂色玄也案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王黼裳卿士邦君蟻裳者居喪釋服不純吉也大保大史大宗彤裳純吉者大保攝成王爲冊命之主大宗相之大史命之皆以

神道自處故純吉也王由賓階躋者未受冊不敢當
主位也大保由阼階者攝主故由主階何以知大保
攝主也曰大保受顧命於成王而傳之於康王有主
道焉成王不親命康王而命大保者何也曰康王之
爲元子久矣顧命也者命之爲王也成王未崩則天
下不得有二王既崩則不得親命故大保攝王以命
之冊命之有攝主猶祭之有尸矣大宗從大保者何
也曰饋也周禮大宗伯職王命諸侯則饋古彝器記
王冊命諸臣事必有右之者器所謂右卽大宗伯所
謂饋也周冊命之制王與受冊者外率右者一人命
者一人故冊嗣王亦用是禮也介圭與瑁皆天子之
瑞信奉先王之命授天下之重故以天子之瑞信將
之同者鄭云酒杯江氏聲以爲圭瓚奉圭瓚者將裸

王也書冊書古者命必有辭辭書於冊謂之命書觀
禮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頌鼎饗盤皆云尹氏
受王命書宄敦王受假爲作冊尹書俾冊命宄是命
書本王或攝王者所持此大史秉書者大保承介圭
介圭重器不能復持命書以授大史故大史秉之由
賓階躋者大史居大保右也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
服大史是鄭注古文是爲氏右少儀贊幣自左詔辭自右祭統
史由君右執冊命之是大史位在大保之右時大保
在阼階上西面大史後升不可越大保而趨其右故
由賓階也御王冊命者鄭云御猶嚮也王此時正立
賓階上少東大史東面于殯西南而讀冊書案鄭說
非也此冊命之地決非殯所蓋成王之殯若尙用殷
禮當在兩楹之間若用周禮當在西序今據上文則

牖間南嚮西序東嚮皆布几筵而赤刀大訓宏璧琬
琬亦在西序若成王之殯在則几筵宗器何所容之
故知冊命之地非殯所也鄭不知大保攝主嫌非殯
所則無所受命故爲此說其言王與大史之位亦不
確以禮言之則大保當在阼階上西面大宗居左大
史居右王在賓階上東面大史迎而命之御之言迺
也迎也古彝器紀王命諸臣事皆王卽位受命者立
中廷北鄉祭統亦云所命北面此冊命王用賓主禮
者大保雖攝先王身本是臣故於堂上以賓主之禮
行之攝主者禮不全於君受冊者禮不全於臣全於
子此實禮之至精極微而無可擬議者矣
曰皇后馮玉几導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
卜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此大史所讀冊書之辭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余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
天威

此王答命書之辭

乃受同瑁

案此瑁字疑涉上文而衍受同者王授之者大宗也
大保之介圭與大史之冊書當於此時同授王不書
者略也獨書受同瑁者起下文也授同者何獻王也
大宗奉同大保拜送王拜受不書者亦略也何以知
大保獻王也曰下云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
酢又云大保受同祭濟宅古禮有獻始有酢不獻王
則何酢之有矣何以知大宗授同也曰周禮大宗伯
職大賓客則攝而載果鄭注載爲也果讀爲裸代王

裸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爲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也時大保攝主以命康王故知授同者大宗也冊命嗣王何以獻也曰古者爵祿之爵用爵解字知古之授爵祿者必以爵將之有命亦以爵將之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一獻鄭以爲一酌尸竊謂當獻所命之人以諸侯冊命諸臣之用一獻知冊嗣王之亦有獻矣彼先獻後命此先命後獻者彼因祭而命此特行冊命禮故也冠禮賓之醮冠者也侯諸婦以以上則用裸享之禮一獻之禮以著代也皆古禮之尚存於周世者也此述先王之命付天下之重故行以裸享之禮鄭

不知此爲大保獻王乃云王既對神一手受同一手受瓊僞孔傳亦云受同以祭於是自此以下至篇終全失其解若釋爲大保獻王王受獻則怡然理順無字不可解矣

王三宿三祭三啗上宗曰饗

案宿進也啗奠酒爵也王受同者重先王之命祭之奠之而不啗酒不卒爵者居喪故也士虞禮尸酢主人主人坐祭卒爵者此初殯彼既葬也宿祭啗皆以三者周禮大行人職上公王禮再裸而酢諸侯諸伯王禮壹裸而酢諸子諸男王禮壹裸不酢此所獻爲嗣王尊於上公當三裸而酢此云三宿三祭三啗不云三裸或三獻者互文也饗者上宗侑王之辭既酌獻之又從而侑之所謂攝而載果也

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大保受同祭濟宅拜王答拜

案此大保既獻王乃自酢也古敵者之禮皆主人獻
賓賓酢主人惟獻尊者乃酌以自酢燕禮主人獻公
畢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篚大射儀同此大保自酢節目略同
所異者惟酢於堂上又不奠爵不卒爵耳大保自酢
用臣禮者冊命時攝主以行先王之命故以鬼神之
尊自處既命之後嗣王已卽王位故退而以臣自處
也以異同秉璋以酢此異同謂璋瓚江氏說以異同自
酢者不敢襲尊者之爵也王祭而奠之大保祭而濟
之者王兼居君父之喪大保但居君喪哀有間也

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案此云大保降知大保自酢在堂上也不言王與大
宗大史降者略也士昏禮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
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今冊命禮成大
保攝主事已畢當先自西階降而王降自阼階也

周書顧命後考

丙辰春二月余草周書顧命考一篇據禮經通例及
彝器所載冊命制度以大保承介圭由阼階濟爲攝
成王以乃受同瑁一節爲康王受獻事以大保受同
降盥一節爲大保自酢事以正鄭注尚書正義引及孔傳
之誤自謂得此解則顧命一篇文字與其儀制怡然
理順矣若如鄭注則受冊之禮行於殯所祭咤之事
所以對神君臣吉服拜起尸柩之側獻酢同事分於

二人之手凡此數者無一與禮意相合鄭君禮學大
師豈宜不見及此嗣讀通典卷七魏尚書所奏王侯
在喪襲爵議後附奪情議實則一引鄭君又一說則與正
義所引鄭注大異而與余說正合通典此議當出魏
臺訪議或六朝人所集禮論禮論鈔諸書其後又載
王肅駁議足與鄭說相發明而自宋王深甯及近世
江良庭王鳳喈孫伯淵諸家輯尚書鄭注者全不及
此故取而銓釋之不獨爲古人表微亦深喜余前說
之非無根據也重陽前一日
魏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
使者拜授康素服奪情議按成王崩康王卽位上宗奉
同瑁王再拜三祭按鄭立曰卽位必醴之者以神之以
神之者以醴濟成之也以醴濟成之者醴濁飲至齒不

入口曰濟既居重喪但行其禮而不取其味自按鄭立曰至此通典皆

小注今知爲原議中語者以王肅駁議引之且通典引他書往往以正文作注故也又禮始冠加爵亦皆醴

之所以加重以成其尊也又漢舊儀諸王嫡子嗣位受

拜畢使者既出拜送還升濟醴訖又再拜正與康王卽

位事合古今相參禮無違者以上尚書議王肅又議凡奉神

祭祀則有受祚當爲之爵嘉慶事則有醮醴之儀若君

薨而太子卽位孤之位無醮醴之儀成王病困乃召羣

臣訓以敬保元子明日成王崩既大斂羣臣以策書宣

成王命以命康王是爲受顧命之戒非卽位之事王從

三宿三祭上宗曰饗而不濟醴也案鄭云濟醴據今文尚書王云不濟醴據古文尚書

故與正義所引鄭注古文尚書同而不與其又一說同說見後此王者隨時之禮非常行之典

不可以爲拜諸侯嫡子之儀襲爵之日乃孝子孝孫所

以增哀戚之懷非禮當作之所施且謂之王命所加而

使者又既出謂之受神之醴復非饋奠之時

案此專駁漢舊儀拜諸王

時使者既出拜送還升齊醴之事也案拜陳思王子志為濟北王又與今異

猶須王齊醴畢然後使者乃出今據鄭立說即位醴之

以成其禮猶愈於使者既出不設饋奠而獨齊醴臣猶

以為非禮之衷

案魏拜齊北王志齊醴在使者出之前是用鄭說以禮之衷者以肅據古文尚書無即位醴之說故也今京師廷拜諸侯嗣子無事有齊

醴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

斯乎有冠醮而無冠醴

禮自天子以下至此禮記曾子問文此謂諸侯大夫

以平吉受賜衣於天子太廟歸設祭於其廟服賜服而

受冠醴之事也可依此使者既出公猶服命服設奠而

告又禮小祥之祭然後齊之

此禮記雜記文此自告其廟非王命之所加如禮不齊既告反服即位而哭既合於禮又

合人情詔從之

考曰魏尚書及王肅二議皆引鄭君說而尚書議於王再拜三祭下引鄭說四十八字必鄭君說此經之語然鄭君說中有齊字似經文三咤作三齊而今經文無之說文解字一部託奠祭爵也从一託聲周書曰王三宿三祭三託又口部齊嘗也从口齊聲周書大保受同祭齊兩引周書知許君所見壁中古文除咤作託外與今本無異也釋文咤馬本作託正義引鄭注却行曰咤託即託之譌咤又由託而譌是馬鄭注皆與壁中本同無齊字王肅云王從三宿三祭上宗曰饗而不齊醴是王肅本此節亦無齊字此皆古文尚書也然今文尚書正作王三宿三祭三齊今本白虎通爵篇引尚書再拜興對乃受同瑁而通典九十引白虎通則云尚書曰王再拜興祭齊乃授宗人同白虎通用今文尚書知今文尚

書咤本作濟而今本白虎通作王再拜興對者乃後人以古文尚書改之也鄭注古文尚書不破咤字故曰却行曰咤此條自述今文尚書亦不從古文破濟字故曰以醴濟成之也鄭傳古文尚書而亦述今文說者猶其箋毛詩亦用三家詩也魏時鄭君弟子存者尚多此條或鄭君尚書初注如此或其一時口說均不可知然漢舊儀已有諸王嗣位濟醴之事恐爲今文家舊說非出於鄭君矣苟如此則三宿三祭三咤爲王受醴之事受醴必有禮之者則大保其人也士之冠也賓醴之賓者攝父者也昏禮婦之見舅姑也贊醴之贊者攝舅姑者也此篇康王之受冊也大保醴之大保者攝先王者也賓之攝父贊之攝舅姑以冠與見舅姑事輕父與舅姑尊不宜與子婦爲禮也大保攝成王者以成王既崩不

能與嗣王爲禮也若成王倦勤而生傳位於康王則王當親獻何則女之嫁父親醴之士之親迎父親醴之舅姑之饗婦以著代也亦親獻之此嗣位之事其重相同故也於禮凡醴皆有獻無酢而此有酢者曰此余前說所謂裸享之禮鄭以此爲醴意雖是而名則非也古獻有三種以鬯曰裸以醴曰醴以酒則曰醕曰獻醴與醕有獻無酢裸與獻則有獻有酢天子諸侯之裸卽大夫士之醴也故士冠禮用醴或醕而諸侯之冠則用裸享之禮聘禮諸侯於聘卿用醴而天子之於諸侯灌用鬯鬯有再裸一裸酢與不酢之差是諸侯以下用醴者天子以裸代之故曰鄭君云卽位而醴之者意是而名非也雖然由鄭君此說以釋經則經無滯義矣故君臣吉服者爲接神也大保大宗由阼階濟者大保攝先王大

宗相之也乃受同瑁者以裸成冊命禮也秉璋以酢者大保既獻王而自酢也凡余前所訂正者皆得由此一語推之而鄭君注尚書乃不用此說惟魏時曾一引之而王肅復駁其不然非余由古代冊命之制及禮經通例以發明此篇之真解則鄭君此說雖存於通典中亦若存若亡不能知其真意矣

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其書最爲深博然不引通典所引白虎通

王再拜祭禮乃授宗人同之異文以爲今文如是蓋緣孤證無他據疑通典所引或譌是亦未嘗注意鄭君之說也

鄭注御王冊命曰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大史東面於殯西南而讀冊書是鄭以行禮之地爲殯所也余前以爲不然以牖閑西序皆布几筵若成王之殯在則几筵宗器無所容之故也難者將曰曾子問奠幣于殯東几上是殯前有几筵矣曰否顧命之几筵乃嘉禮賓禮中泛設之几筵士昏禮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

注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也納吉納徵請期皆如初禮又壻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聘禮賓及廟門几筵既設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宮乃於依前設之神尊不與事也是古於嘉禮賓禮皆設几筵以明有所受命此大保攝成王以行冊命之禮傳天下之重故亦設几筵以依神其所依之神乃兼周之先王非爲成王也昏禮與聘禮之几筵一而此獨四者曰牖間東序西序三席蓋爲大王王季文王而西夾南嚮之席則爲武王然則何以不爲成王設也曰成王方在殯去升祔尚遠未可以入廟且大保方攝成王以命康王更無緣設成王席也然則冊命之地自禮經通例言之自當爲廟而非寢畢門應門蓋廟與寢皆有之藉

云寢也則必成王之殯不在於此也古者賜爵祿於大廟豈有傳天子之位付天下之重而不於廟行之者下經云諸侯出廟門俟是冊命之地之非殯所明矣然則鄭說無徵乎曰否曾子問諸侯薨而世子生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西階南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鄭注顧命全依曾子問爲說以此篇之大保上宗當彼之大宰大宗以此篇之大史當彼之大祝不知此二禮絕不相同彼以子見於父此以死者之命傳於生者彼非殯所無所見父此則有攝先王者固不必於殯所行之也鄭旣以冊命之地爲殯所故以三宿三祭三啗爲對神不悟康王獻神而大保自酢於禮

之通例固不可通也通典魏尚書奏所引鄭注蓋其初說從今文改古文後蓋因與曾子問不同故尚書注仍用古文說然二說孰爲短長深於禮意者必有以知之矣

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

詩書爲人人誦習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讀以弟之愚聞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此非獨弟所不能解也漢魏以來諸大師未嘗不强爲之說然其說終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其難解之故有三譌闕一也此以尚書爲甚古語與今語不同二也古人頗用成語其成語之意義與其中單語分別之意義又不同三也唐宋之成語吾得由漢魏六朝人書解之漢魏之成語吾得由周秦人書解之至於詩書則書更無

古於是者其成語之數數見者得比較之而求其相沿之意義否則不能贊一辭若但合其中之單語解之未有不齟齬者試舉一二例言之如不淑一語其本意謂不善也不善或以性行言或以遭際言而不淑古多用爲遭際不善之專名雜記記諸侯相弔辭相者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曲禮注云相傳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如何不淑者謂遭此不幸將如之何也左莊十年傳天作淫雨害于梁盛若之何不弔古弔淑同字若之何不弔亦卽如何不淑也是如何不淑者古之成語於弔死唁生皆用之詩鄘風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正用此語意謂宣姜本宜與君子偕老而宣公先卒則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矣不斥宣姜之失德而但言其

遭際之不幸詩人之厚也王風遇人之不淑亦猶言遇人之艱難不責其夫之見弃而但言其遭際之不幸亦詩人之厚也詩人所用皆當時成語有相沿之意義毛鄭胥以不善釋之失其旨矣古又有陟降一語古人言陟降猶今人言往來不必兼陟與降二義周頌念茲皇祖陟降庭止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意以降爲主而兼言陟者也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以陟爲主而兼言降者也故陟降者古之成語也陟降亦作陟各左昭七年傳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正用大雅語恪者各之借字是陟各卽陟降也古陟登聲相近各格假字又相通故陟各又作登假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莊子養生主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登假亦卽陟降也又作登遐墨子節葬篇秦之西

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燠上則謂之登遐登遐亦即陟降也登假登遐後世用爲崩薨之專語而通語之陟降別以登降升降二語代之然四語所從出之源尚歷歷可指書文侯之命言昭登于上升于上然史記晉世家典引蔡邕注皆引書昭登于上蓋今文如是詩大雅言昭假于下登與假相對爲文是登假即陟降之證也左傳之陟恪曲禮之登假墨子之登遐皆謂登而不謂降此又大雅之陟降不當分釋爲上下二義之證也詩書中語類此者頗多姑舉其一二可知者知字義之有轉移又知古代已有成語則讀古書者可無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之失矣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二

殄不瑕皆是也今尚有可說者如書康誥云汝陳時臬司孔傳讀司字下屬案下文云汝陳時臬事古司事二字通用詩小雅擇三有事毛公鼎云粵三有嗣則臬司即臬事孔讀失之又云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傳說未了案詩大雅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求者仇之假借字仇匹也作求猶書言作匹作配詩言作對也康誥言與殷先王之德能安治民者爲仇匹大雅言與先世之有德者爲仇匹故同用此語鄭箋訓求爲終者亦失之酒誥云惟天降命肇我民天降命正與下文天降威相對爲文多方云天大降顯休命于成湯是也傳以爲天下教令者失之天降命於君謂付以天下君降命於民則謂全其生命多士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云予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又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又

云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蓋四國之民與武庚爲亂成王不殺而遷之是重予以性命也傳以民命爲四國君以降爲殺大失經旨矣酒誥云汝劫恣殷獻臣劫恣義不可通案上文厥誥恣庶邦庶士劫恣殆誥恣之譌又云汝典聽朕恣亦與上其爾典聽朕教文例正同則恣與誥教同義傳釋劫爲固釋恣爲慎亦大失經旨矣梓材云庶邦享作兄弟方來兄弟方與易之不寧方詩之不庭方皆三字爲句方猶國也傳於兄弟句絕又以方爲萬方亦失經旨此皆可由詩書比校知之者也其餘詩書中語不經見於本書而旁見於彝器者亦得比校之而定其意義如書金縢云敷佑四方傳云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案孟鼎云匍有四方知佑爲有之假借非佑助之謂矣多方云越惟有胥伯小大

多正爾罔不克臬胥伯尙書大傳作胥賦案毛公鼎云執小大楚賦楚胥皆以疋爲聲是大傳作胥賦爲長而小大多正當亦指布縷粟米力役諸征非孔傳伯長正官之謂矣詩鄭風羔裘云舍命不渝箋云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案克鼎云王使善夫克舍命于成周毛公鼎云厥非先告父厝父厝舍命毋有敢蠢剪命于外是舍命與剪命同意舍命不渝謂如晉解揚之致其君命非處命之謂也小雅楚茨云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又云神保是格又云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傳箋皆訓保爲安不以神保爲一語朱子始引楚辭靈保以正之今案克鼎云罔念厥聖保祖師藥父是神保聖保皆祖考之異名詩之先祖是皇神保是饗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皆相互爲文非安饗安歸之謂也大雅文

王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傳云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案毛公鼎皇天弘厥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又云丕巩先王配命配命謂天所畀之命亦一成語永言配命猶言永我畀命非我長配天命之謂也思齊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傳云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箋云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雍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說尤迂曲案毛公鼎云肆皇天無射臨保我有周師愷敦云肆皇帝無斃臨保我有周則臨猶保也大明云上帝臨女雲漢云上帝不臨上帝不臨猶書多士云上帝不保也然則詩思齊蓋臨保互文又知上云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亦宮廟互文非辟雍宮之謂也卷阿云俾爾彌爾性傳云彌終也案龙姑敦云用斲眉壽綰綰永命彌厥生

齊子仲姜罇云用求考命彌生是彌性卽彌生猶言永命矣韓奕榦不庭方傳云庭直也箋云當與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貞榦案毛公鼎云率懷不廷方左隱十年傳以王命討不庭則不庭方謂不朝之國非不直之謂也江漢云肇敏戎公傳云戎大也公事也箋云戎猶女也案不嬖敦云女肇誨于戎工號季子白盤云庸武于戎工皆謂兵事訓大訓汝皆失之商頌殷武云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傳云嚴敬也箋云天乃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案有嚴一語古人多以之斥神祇祖考齊侯罇鐘云虢虢成唐有嚴在帝所宗周鐘云先王其嚴在上熊熊數數降余多福號叔旅鐘云皇考嚴在上翼在下番生敦云不顯皇祖考嚴在上廣啓厥孫子于下是天命降監下民有嚴者意謂天命有嚴降監下民句或倒者

以就韻耳箋以爲下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者失之又如書君奭云在讓後人于丕時詩大雅云帝命不時周頌云哀時之對丕時不時哀時當是一語洛誥云敘弗其絕厥若立政云我其克灼知厥若康王之誥云用奉恤厥若厥若亦當是成語此等成語無不有相沿之意義在今日固無以知之學者姑從蓋闕可矣

觀堂集林卷第一

身程獲氏校
琴書籍上記

觀堂集林卷第二

海甯王國維

藝林二

釋樂次

凡樂以金奏始以金奏終金奏者所以迎送賓亦以優天子諸侯及賓客以爲行禮及步趨之節也

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注肆夏樂章也今亡以金鑼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

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

又入門而金作示情也

左氏成十二年傳晉卻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

左氏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案以上五事金奏皆作於賓入門或及庭之時所以迎賓也

鄉飲酒禮賓出奏陔注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

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出注陔陔夏其詩亡周禮賓醉而出奏陔夏

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大射儀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

郊特牲大饗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注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爲陔夏

案以上五事皆於賓出時奏之所以送賓也

周禮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

案此兼言送迎

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凡環拜以鍾鼓爲節

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

大射儀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卽席奏肆夏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

主人坐奠觚于篚與對賓反位主人卒洗賓揖升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宰胥薦脯醢賓升筵庶子設折俎賓坐左執觚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于俎坐祝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樂闋

又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不拜酒立執爵坐奠爵拜卒爵主人答

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

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案此三事肆夏之奏非徒以納賓兼以爲行禮及步趨之節惟爲賓與公奏之所以優尊者也

凡金奏之詩以九夏

周禮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祓夏騶夏

大夫士有送賓之樂而無迎賓之樂其送賓也以陔夏

鄉飲酒禮賓出奏陔

鄉射禮賓興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

諸侯迎以肆夏送以陔夏

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

大射儀擯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公升
卽席奏肆夏

又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

天子迎以肆夏送以肆夏

周禮大司樂大祭祀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大饗如祭
祀

郊特牲大饗其出也肆夏而送之

左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而天子諸侯出入又自有樂其樂天子以王夏諸侯以
鷲夏諸侯大射惟入用樂

周禮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大饗如祭

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

大射儀公入鷲

案鍾師注引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
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
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
裊夏公出入奏鷲夏案此前三事本大司樂職文
末二事亦有禮經可據中間說納夏章夏齊夏族
夏用處不過望文爲說別無他據然皆謂出入同
樂也而據燕禮記及大射儀納賓用肆夏賓出奏
陔則諸侯於賓迎送異樂又尙書大傳天子將出
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左五鍾皆應
則似天子出入樂亦不同均與大司樂職文異或
大司樂言王出入宗廟射宮之樂大傳言王出入
路寢之樂故不同歟抑大傳所言出撞黃鍾入撞
蕤賓雖異律而仍同樂歟不可考矣

金奏既闋獻酬之禮畢則工升歌升歌者所以樂賓則樂戶也亦賓類也也升歌之詩以雅頌大夫士用小雅

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諸侯燕其臣及他國之臣亦用小雅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

左氏襄四年傳又歌鹿鳴之三三拜

又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

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云云

兩君相見則用大雅

左氏襄四年傳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又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或用頌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

案左氏傳叔孫豹謂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而仲尼

燕居則云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一雅一頌用樂不

同疑叔孫所說乃諸侯相見之通禮惟魯大廟用

天子禮樂升歌清廟遂推而用之於賓客仲尼燕

居云云乃就魯現制言之觀禮經諸侯燕其臣及

四方之賓皆升歌鹿鳴之三則兩君相見自當升

歌文王之三不得越大雅而用頌也仲尼燕居自

是七十子後學所記未必為孔子之言

天子則用頌焉

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

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

明堂位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

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升歌清廟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

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

升歌既畢則笙入笙之詩南陔白華華黍也

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於是間有合間之詩歌則魚麗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則由庚崇邱由儀也

鄉飲酒禮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燕禮文同上

合之詩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也

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繫采蘋

鄉射禮工四人二瑟升自西階北面東上笙入立于

縣中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

蘋

燕禮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

自笙以下諸詩大夫士至諸侯共之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均見上

案笙與間歌合樂所用諸詩據現存禮經言之大

夫士與諸侯無異鄭氏詩譜云其用於樂國君以

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

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

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
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其於鄉飲
酒禮燕禮注亦云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
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
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樊遏
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絲兩君相見之
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
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
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此二說略同原鄭所以
爲此說者彼據鄉飲酒禮燕禮凡合樂所用之詩
皆下升歌一等遂推之天子享元侯與諸侯相見
以爲皆如是因以左氏內外傳之金奏肆夏爲升
歌工歌文王爲合樂不知金奏自金奏升歌自升

歌合樂自合樂內外傳明云金奏肆夏之三工歌
文王之三則所云天子合大雅者無據矣至謂諸
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則據內傳工歌文王
之三又歌鹿鳴之三魯語作歌文王大明絲伶簫
詠歌及鹿鳴之三伶簫並言或爲合樂之證然古
天子諸侯禮之重者皆有升歌下管舞而無間
歌合樂然則鄭由鄉飲酒禮燕禮以推天子諸侯
之合樂其根據未免薄弱矣

諸侯以上禮之盛者以管易笙笙與歌異工故有間歌
有合樂管與歌同工故升而歌下而管而無間歌合樂
下管之詩諸侯新宮天子象也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
舞則勺

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土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挈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乃歌鹿鳴三終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北面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少師上工皆東坵之東南西面北上坐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

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升歌清廟

夏
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

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

仲尼燕居兩君相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又下而管象示事也

案此上六事凡有管者皆無笙亦無間歌合樂而皆有舞惟燕禮記則有管有笙有合樂有舞記舉禮之變故備言之實則有管則當無笙而以舞代合樂有笙則當無管而以合樂代舞以他經例之當然記言之未哲耳禮經中記之作自遠在經後據大射儀經文則下管乃升歌之工自降而吹管管與歌同工既管又笙於事爲贅故鄭於燕禮記

笙入三成下云管之入三終以管與笙爲一此在燕禮記或可如此解然以此解大射儀則全與經文牴牾鄭於大射儀乃管新宮三終下曰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略下樂也是亦以管爲笙且謂歌管異工然經於獻工後云大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堵之東南西南面北上坐繫管於大師六人皆降之後又繫大師等東於卒管之後是經謂管者卽大師少師上工羣工至爲明顯矣否則未管之前何以不書管入卒管之後何以不書獻管且管者既別有人則大師等六人升歌受獻之後既已無事何以須降立於鼓北又何以須卒管而後東可知注之無一當矣故祭統與仲尼燕

居皆云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於下字下沾而字者明下管之工卽升歌之工升而歌下而管非異人也鄉飲鄉射燕禮有間歌合樂故歌笙異工大射無間歌合樂既歌之後堂上無事故歌管同工鄭卽以鄉飲酒燕禮之笙入擬之殊乖經旨又鄭於大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注曰鼓北西縣之北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也又於乃管新宮三終下注曰笙立於西縣之北管者立於東縣之中此大誤也大師等師六人降立於西縣之北管者立於東縣之中此大誤也大師等降立於鼓北者鼓謂兩建鼓經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籥在建鼓之間則鼓北謂兩建鼓之北立於鼓北者以就籥也其地在兩階之間非西縣之北亦非東縣之中故卒管後云大師等皆東鄭之失全在誤認歌管異工故無一合若如今說則四以大射儀推之則燕禮記所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者謂歌管同工此用樂之一種所云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者則歌笙異工此用樂之又一種二種任用其一不能兼用所云若舞則勺者則

與第一種為類不與第二種為類以文王世子明
堂位祭統仲尼燕居四事證之有餘矣記文備記
禮變往往如此特語欠明辨當以大射儀經文為
正矣歌管同工元款繼公儀禮集說已有此說國朝諸儒或申鄭難款非是

凡升歌用雅者管與笙皆用雅升歌用頌者管亦用頌

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樂南陔白

華華黍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

黍

燕禮記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注新宮小雅逸篇也

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

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

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

祭統升歌清廟下而管象

仲尼燕居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

案毛詩周頌序維清奏象舞也下管象當謂管維

清之詩升歌清廟下管維清皆頌也仲尼燕居云

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鄭讀下管象武為句然下云

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則當讀下管

象為句武夏籥序興為句武大武夏籥大夏也呂

氏春秋古樂篇禹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

功是夏籥即大夏夏者夏翟羽鄭氏周禮天官序官夏采注詩邶

風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謂此舞也明堂位升歌清

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

舞大夏祭統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

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

舞大武皆歌清廟者管象舞大武大夏之證則仲尼燕居之武不當屬上讀明矣

凡有管則有舞舞之詩諸侯勺天子大武大夏也

燕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

均見上

案禮經傳上言下管者下必言舞而不言間歌合樂其言間歌合樂者皆不言舞是二者可以相代又案天子諸侯祭祀賓客之禮皆有舞則以用舞者爲重用間歌合樂者爲輕矣

凡金奏之樂用鍾鼓

周禮鍾師掌金奏以金鼓奏九夏

天子諸侯全用之大夫士鼓而已

鄉飲酒禮注周禮鍾師以金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

蓋建于阼階之西南鼓

鄉射禮注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鍾鼓大夫士鼓而已歌用瑟及搏拊

書益稷搏拊琴瑟以詠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工四人二瑟

大射儀工六人四瑟

樂記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荀子禮論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懸一聲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一也

尚書大傳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

案禮經記升歌有瑟無琴亦無搏拊大傳所言殆

異代禮

笙與管皆如其各舞則大武用干戚大夏用羽籥

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均見

案公羊昭二十四年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

以舞大武以明堂位祭統證之夏武二字互誤

此其大略也

附天子諸侯大夫士用樂表

大夫士無	金奏升歌	管	笙	間歌	笙歌	合樂	舞	金奏
鄉飲酒	鹿鳴四無	南陔白魚麗南	南陔白魚麗南	由庚崇雎葛覃	南關無	卷耳召南鵲巢	南關無	陔夏
禮	者華	臺南山有	臺南山有	蘋采芣采	南關無	南關無	南關無	

大夫士無	鄉射禮	無	無	無	無	周南關無	無	陔夏
諸侯燕無	禮之甲	鹿鳴四無	南陔白魚麗南	由庚崇雎葛覃	南關無	卷耳召南鵲巢	南關無	陔夏
禮之乙	禮之乙	者華	臺南山有	蘋采芣采	南關無	南關無	南關無	
禮記	禮記	(新宮)	(笙入)	(鄉樂)	勺	勺	勺	陔夏
諸侯大肆	諸侯大肆	鹿鳴三	新宮三	新宮三	新宮三	新宮三	新宮三	陔夏
射儀	射儀	終	終	終	終	終	終	陔夏

卽武夙夜其詩中當有夙夜二字因以各篇如時邁有肆于時夏語因稱肆夏矣皇侃所稱師說非也大武六篇其四篇皆在周頌則此篇亦當於頌中求之今考周頌三十一篇其有夙夜字者凡四昊天有成命曰夙夜基命宥密我將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振鷺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閔予小子曰維予小子夙夜敬止而我將爲祀文王於明堂之詩振鷺爲二王之後助祭之詩閔予小子爲嗣王朝廟之詩質以經文序說不誤惟昊天有成命序云郊祀天地也然郊祀天地之詩不應詠歌文武之德又郊以后稷配天尤與文武無涉蓋作序者見此詩有昊天字而望文言之若武夙夜而在今周頌中則舍此篇莫屬矣

詩有成王不敢康語周語及賈子新書載叔向說此詩以成王爲武王之子文王之孫然書酒誥云成王畏相又云惟助成王德顯是成王乃殷周間成語箋云文王武王成此王功殆是也

如此則大武之

詩已得五篇其餘一篇疑當爲般何則酌桓賚般四篇次在頌末又皆取詩之義以各篇前三篇旣爲武詩則後一篇亦宜然此武詩六篇之可考者也至其次第則毛詩與楚樂歌不同楚以賚爲第三桓爲第六毛則六篇分居三處其次則夙夜第一武第二酌第三桓第四賚第五般第六此殆古之次第案祭統云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考裸者獻之始升歌者樂之始則武宿夜自當爲舞之始是夙夜當居第一之證也其餘五篇次第亦與樂記所紀舞次相合武云勝殷遏劉而記云再成而滅商是武爲第二成之證也武爲第二成則告成大武之酌自當爲第三成至桓云綏萬邦又云于以四方則與四成疆南國之事相合賚之義爲封功臣則與五成分周公左召公右之事

相合般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與六成復綴以崇之事相合是毛詩次第與樂記同蔡邕獨斷所載周頌諸篇次第也據毛恐是周初舊第勝於楚樂歌之次第遠矣又此六篇語意一貫皆以文武受命為言其首篇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又云夙夜基命宥密其二篇云嗣武受之三篇云我龍受之皆謂受此成命也其四篇云天命匪懈其五篇云文王既勤止我膺受之勤謂勤大命鍾與毛公鼎皆云膺受謂膺受大命也逸周書克殷解毛公鼎六篇勞勩大命云膺受謂膺受大命也益公敦皆云膺受大命六篇云哀時之對哀時即不時亦即不聲相近哀時之對書君奭云在讓後人于不時哀不不聲相近哀時之對猶言帝命之對如文王下武言配命矣五篇六篇之末皆云時周之命又與首篇相應又第一篇兼言文武第二篇詠武王而原本於文王之克開厥後第三第四專

言武王而第五篇復追言文王之勤命六篇語意相承不獨為一詩之證其次序亦較然矣今以上所論者列表明之

舞詩	舞詩篇名	舞容	所象之事	一成	再成	三成	四成	五成	六成
武宿夜	武	酌	桓	賚	般	武亂皆坐	復綴以崇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	於皇武烈	於鑠王師	豐年天	文王既勤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命二后受	無競維烈	遵養時晦	豐年天	止我膺受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之成王不	允文文王	時純熙矣	豐年天	之敷時維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敢康夙夜	克開厥後	是用大介	豐年天	求我祖維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基命宥密	嗣武受之	我龍受之	豐年天	之命於維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緝熙單	勝殷遏劉	造載用有	豐年天	之命於維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厥心肆其	耆定爾功	辭實維爾	豐年天	之命於維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靖之		公允師	豐年天	之命於維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間之	豐年天	之命於維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於皇時周

說勺舞象舞

周一代之大舞曰大武其小舞曰勺曰象內則十有三
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鄭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
之次也疏引熊安生云勺籥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籥
之文舞也又云象謂用干戈之小舞也是勺與象皆小
舞與大武大夏之爲大舞者不同然漢人皆以勺象與
大武爲一燕禮記若舞則勺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
歌也又明堂位下管象注曰象謂周頌武也是以勺爲
酌象爲武皆大武之一成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
象象上奪武王之樂曰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周公曰酌
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
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
樂周之征伐行武云云是亦以勺與象皆大武之一節

也呂氏春秋古樂篇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
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大室乃命周公
作爲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
爲虐於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爲三象以
嘉其德淮南齊俗訓亦云周此雖別武與象爲二又以象爲

周公之樂與白虎通說正相反然以三象爲繼大武而
作又以象爲周公南征之事正與樂記大武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及武亂皆坐周召之
治相合疑武之六成本是大舞周人不必全用之取其
第二成用之謂之武取其第三成用之謂之勺取其四
成五成六成用之謂之三象故白虎通謂酌象合曰大
武而鄭君注禮亦以武象爲一也然謂武亦有象名則
可謂詩序之象舞與禮下管所奏之象卽大武之一節

則不可詩序維清奏象舞也以武奏大武也例之象舞
當用維清之詩而維清之詩自詠文王之文德與清廟
維天之命爲類則禮之升歌清廟下管象者自當下管
維清不當管武宿夜以下六篇也且禮言升歌清廟下
管象者皆繼以舞大武管與舞不同時自不得同用一
詩左傳見舞象箭南籥者見舞大武者是大武之外又
自有象舞且與南籥連言自係文舞與武之爲武舞有
別維清之所奏與升歌清廟後之所管內則之所舞自
當爲文舞之象而非武舞之象也二者同名異實後世
往往相淆故略論之

說周頌

阮文達釋頌一篇其釋頌之本義至確然謂三頌各章
皆是舞容則恐不然周頌三十一篇惟維清爲象舞之

詩昊天有成命武酌桓賚般爲武舞之詩其餘二十四
篇爲舞詩與否均無確證至清廟爲升歌之詩時邁爲
金奏之詩據周禮鍾師注引呂叔玉說則執競思文亦金奏之詩尤可證其非舞曲毛
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盛德之形容以貌表之可也以聲表之亦可也竊謂風
雅頌之別當於聲求之頌之所以異於雅頌者雖不可
得而知今就其著者言之則頌之聲較風雅爲緩也何
以證之曰風雅有韻而頌多無韻也凡樂詩之所以用
韻者以同部之音間時而作足以娛人耳也故其聲促
者韻之感人也深其聲緩者韻之感人也淺韻之娛耳
其相去不能越十言或十五言若越十五言以上則有
韻與無韻同卽令二韻相距在十言以內若以歌二十
言之時歌此十言則有韻亦與無韻同然則風雅所以

有韻者其聲促也頌之所以多無韻者其聲緩而失韻之用故不用韻此一證也其所以不分章者亦然風雅皆分章且後章句法多疊前章其所以相疊者亦以相同之音間時而作足以娛人耳也若聲過緩則雖前後相疊聽之亦與不疊同頌之所以不分章不疊句者當以此此二證也頌如清廟之篇不過八句不獨視鹿鳴文王長短迥殊即比關雎鵲巢亦復簡短此亦當由聲緩之故三證也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又大射儀自奏肆夏以至樂闋中間容賓升主人拜至降洗賓降主人辭賓對主人盥洗觚賓辭洗主人對主人升賓拜洗主人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升主人酌膳獻賓賓拜受爵

主人拜送爵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賓祭脯醢祭肺齊肺祭酒啐酒拜告旨主人答拜凡三十四節爲公奏肆夏時亦然肆夏一詩不過八句而自始奏以至樂闋所容禮文之繁如此則聲緩可知此四證也然則頌之所以異於風雅者在聲而不在容則其所以美盛德之形容者亦在聲而不在容可知以各頌而皆視爲舞詩未免執一之見矣

說商頌上

商頌諸詩作於何時毛韓說異毛詩序謂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是毛以商頌爲商詩也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集解駟案韓詩章句亦

美襄公案集解雖但引薛漢章句疑是韓嬰舊說史遷從之楊子法言學行篇正考父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矣亦以商頌爲考父作皆在薛漢前後漢曹褒及刻石之文亦皆從韓說是韓以商頌爲宋詩也襄公考父時代不同韓說固誤然以爲考父所作則固與毛詩同本魯語未可以臆定其是非也魯語閔馬父謂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考漢以前初無校書之說卽令校字作校理解亦必考父自有一本然後取周大師之本以校之不得言得是毛詩序改校爲得已失魯語之意矣余疑魯語校字當讀爲效效者獻也謂正考父獻此十二篇於周大師韓說本之若如毛詩序說則所得之本自有次第不得復云以那爲首也且以正考父時代考之亦以獻詩之說

爲長左氏昭七年傳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父生孔父嘉詩商頌正義引潛夫論氏姓志亦云考孔父之卒在宋殤公十年自是上推之則殤公十年穆公九年宣公十九年武公十八年戴公三十四年自孔父之卒上距戴公之立凡九十年孔父佐穆殤二公則其父恐不必逮事戴公亦令早與政事亦當在戴公暮年而戴公之三十年平王東遷其時宗周旣滅文物隨之宋在東土未有亡國之禍先代禮樂自當無恙故獻之周太師以備四代之樂較之毛詩序說於事實爲近也然則商頌爲考父所獻卽爲考父所作歟曰否魯語引那之詩而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可知閔馬父以那爲先聖王之詩而非考父自作也韓詩以爲考父所作蓋無所據矣

說商頌下

然則商頌果爲商人之詩與曰否殷武之卒章曰陟彼
景山松柏九九毛鄭於景山均無說魯頌擬此章則云
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則古自以景山爲山名不當如鄘
風定之方中傳大山之說也案左氏傳商湯有景亳之
命水經注濟水篇黃溝支流北逕已氏縣故城西又北
逕景山東此山離湯所都之北毫不遠商邱蒙亳以北
惟有此山商頌所詠當卽是矣而商自般庚至於帝乙
居殷虛紂居朝歌皆在河北則造高宗寢廟不得遠伐
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邱距景山僅百數十里又周
圍數百里內別無名山則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廟於事
爲宜此商頌當爲宋詩不爲商詩之一證也又自其文
辭觀之則殷虛卜辭所紀祭禮與制度文物於商頌中

無一可尋其所見之人地名與殷時之稱不類而反與
周時之稱相類所用之成語并不與周初類而與宗周
中葉以後相類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辭稱國都曰商不
曰殷而頌則殷商錯出卜辭稱湯曰大乙不曰湯而頌
則曰湯曰烈祖曰武王此稱名之異也其語句中亦多
與周詩相襲如那之猗那卽檜風萇楚之阿難小雅隰
桑之阿難石鼓文之亞箬也長發之昭假遲遲卽雲漢
之昭假無羸烝民之昭假于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卽
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時靡有爭
與江漢句同約軼錯衡八鸞鷁鷁與采芑句同凡所同
者皆宗周中葉以後之詩而烝民江漢常武序皆以爲
尹吉甫所作揚雄謂正考父晞尹吉甫或非無據矣顧
此數者其爲商頌襲風雅抑風雅襲商頌或二者均不

相襲而同用當時之成語皆不可知然魯頌之襲商頌則灼然事實夫魯之於周親則同姓尊則王朝乃其作頌不摹周頌而摹商頌蓋以與宋同為列國同用天子之禮樂且商頌之作時代較近易於摹擬故也由是言之則商頌蓋宗周中葉宋人所作以祀其先王正考父獻之於周太師而太師次之於周頌之後逮魯頌既作又次之於魯後若果為商人作則當如尚書例在周頌前不當次魯頌後矣然則韓詩以商頌為宋人所作雖與魯語閔馬父之說不盡合然由商頌之詩證之固長於毛說遠矣

漢以後所傳周樂考

大戴禮記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
狸首鵲巢采芣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

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史辭史義史見史童史諉史
賓拾聲叢挾史辭以下八篇孔氏廣森補注以為即廢不可歌之八篇案此二十六篇今
鵲巢采芣采蘋騶虞在召南伐檀在魏風商齊七篇或
在齊風或在商頌狸首史辭諸篇均佚惟鹿鳴白駒與
閒歌三篇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在小雅投壺所紀詩之部居次第
均與四家詩不同蓋出先秦以後樂家之所傳案樂記
師乙言聲歌有頌有大雅有小雅有風有商齊今此二
十六篇亦有雅有風有商齊與魯太師所傳者同不過
春秋之末魯太師所傳者雅自雅風自風商齊自商齊
不相雜也厥後廢闕所存僅二十六篇其中兼有各類
以其首篇為鹿鳴遂悉以雅名之至作投壺時又亡其
八篇史辭史義諸篇聲與詩俱亡樂人口耳相傳篇名不無譌外其實未必不在三百篇中也乃備記其存亡
之目蓋在戰國以後矣投壺所存十八篇至漢猶有存

者琴操云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
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皆在上十八篇中宋書樂
志云漢章帝元和二年宗廟樂食舉故事有鹿鳴承元
氣二曲又云漢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又云魏雅
樂四曲一曰鹿鳴後改曰於赫詠武帝二曰騶虞後改
曰魏魏詠文帝三曰伐檀後省除四曰文王後改曰洋
洋詠明帝騶虞伐檀文王並左延年改其聲晉書樂志
云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
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
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因夔鹿
鳴全不改易是漢魏所存周樂四篇鹿鳴騶虞伐檀亦
在投壺可歌八篇中惟文王一篇不知得自何所漢雅樂有

三源漢書禮樂志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服虔曰制氏魯人也此魯樂也又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此秦樂也

景十三王傳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此趙樂也投壺所存十八篇
蓋魯樂家之所傳杜夔為漢雅樂郎蓋又習秦趙所傳雅樂故文王一篇
乃出於十八篇之外也 由前後觀之則投壺所存古樂十八篇風雅
商齊上同師乙之分類鹿鳴伐檀騶虞下同杜夔之所
傳其為周秦之間樂家舊第無疑案古樂家所傳詩之
次第本與詩家不同左氏傳季札觀周樂豳在秦前魏
唐在秦後今詩則魏風唐風在齊風之次豳在曹風之
次此相異者一也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合樂周南關
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周南三篇相次則召
南三篇亦當相次今詩采芣采蘋之間尚有草蟲一篇
此相異者二也鄉飲酒禮燕禮笙南陔白華華黍間歌
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是樂次當如此而毛詩舊第據六月序則南陔在杖杜
之後魚麗之前與禮經樂次不合今毛詩則由庚崇邱

由儀又皆在南山有臺後鄭箋所謂毛公爲詁訓傳推
改什首者是也此相異者三也左氏傳楚莊王以賚爲
武之三篇桓爲武之六篇杜預以爲楚樂歌之次第而
前大武考所定夙夜武酌桓賚般蓋周大武之舊第而
毛詩則夙夜在清廟之什武在臣工之什之末酌桓賚
般在閔予小子之什之末此相異者四也此詩樂二家
春秋之季已自分途詩家習其義出於古之師儒孔子
所云言詩誦詩學詩者皆就其義言之其流爲齊魯韓
毛四家樂家傳其聲出於古之太師氏子貢所問於師
乙者專以其聲言之其流爲制氏諸家詩家之詩士大
夫皆習之故詩三百篇至秦漢具存樂家之詩惟伶人
世守之故子貢時尚有風雅頌商齊諸聲而先秦以後
僅存二十六篇又亡其八篇且均被以雅名漢魏之際

僅存四五篇王深甯漢書藝文志考謂樂家雅歌詩四篇
卽杜夔所傳四篇是西漢末已只存四篇後又易
其三訖永嘉之亂而三代之樂遂全亡矣二家本自殊
途不能相通世或有以此繩彼者均未可謂篤論也

觀堂集林卷第二

辛酉嘉平烏程蔣氏
密均樓傲宋殿珠枝栞

觀堂集林卷第三

藝林三

明堂廟寢通考

海甯王國維

宮室惡乎始乎易傳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穴居者穿土而居其中野處則復土于地而居之詩所謂陶復陶穴是也說文復地室也當是之時唯有室而已而堂與房無有也初爲宮室時亦然故室者宮室之始也後世彌文而擴其外而爲堂擴其旁而爲房或更擴堂之左右而爲箱爲夾爲个三者異名同實然堂後及左右房間之正室必名之曰室此名之不可易者也故通言之則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析言之則所謂室者必指堂後之正室而堂也房也箱也均不得蒙此名也說文室實也以堂非人所常處而室則無不實也晝居於是

玉藻君子之居恆夜息於是賓客於是曲禮將入戶視必下又當戶戶謂室戶也夜息於是賓客於是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室皆謂其在庶人之祭於寢者則詔祝於是筵尸於是其用如斯其重也後庭前堂左右有房有戶牖以達於堂有側戶以達於房有向以啓於庭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突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其名如斯其備也故室者又宮室之主也明乎室爲宮室之始及宮室之主而古宮室之制始可得而言焉

我國家族之制古矣一家之中有父子有兄弟而父子兄弟又各有其匹偶焉卽就一男子言而其貴者有一妻焉有若干妾焉一家之人斷非一室所能容而堂與房又非可居之地也故穴居野處時其情狀余不敢知其旣爲宮室也必使一家之人所居之室相距至近而後情足以相親焉功足以相助焉然欲諸室相接非四

阿之屋不可四阿者四棟也爲四棟之屋使其堂各向東西南北於外則四堂後之四室亦自向東西南北而湊於中庭矣此置室最近之法最利於用而亦足以爲觀美明堂辟雍宗廟大小寢之制皆不外由此而擴大之緣飾之者也

古制中之聚訟不決者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考工記言五室言堂而不言堂之數呂氏春秋十二紀小戴記月令均言一太室四堂八尚書大傳略同唯改四大廟爲正室大戴記盛德篇則言九室此三者之說已不相合今試由上章所言考之則呂氏春秋之四堂一太室實爲古制考工記中世室五室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等語均與古宮室之制度合唯五室凡室二筵之文則顯與自說相牴牾至大戴九室之說實爲秦制隋書宇文愷傳引禮圖并見彙崇義二禮圖恐秦時據

考工記五室呂覽四堂之文昧古代堂與室之分而以
室之名概之尚書大傳以四堂為四正室是秦漢間人不知堂與室之分之證也并四與五則為
九矣說明堂月令者又云明堂九室十二堂見玉藻明堂位疏引鄭玄
駁五經異義後人誤鼻則又恐據古之四堂八個秦之九室
而兼數之所謂歧路之中又有歧者也自漢以後或主
五室說或主九室說主五室者多主一堂之說而其位
置此五室也各不同或置諸堂之中央及四正禮部引古
三禮說或置諸中央及四隅鄭玄考工記注并玉藻明或置諸
堂个之後汪中明堂通釋孔廣林其主四隅說者或謂四室
接太室之四角為之聶崇義三禮圖如此戴震考工記圖張惠言
或謂四室不與太室相屬而遠在堂之四隅汪中明堂通
此即同主一說者其殊固已如此矣其主九室說者則
或接太室之四角為四室又接四室之四角為四室聶

三禮圖謂為秦制任啓運朝廟宮室考從之或三三相重房間通街後魏李沖所造如此見隋書牛弘及

愷傳又主調停說者則有若賈思伯於太室四角為四
室以一室充二个之用以當考工記之五室月令之四
堂八个者矣魏書賈思伯傳有若焦循於太室之角接以四室
而又兩分四室為句股形者八以充五室及四堂八个
者矣羣經宮室圖有若唐仲友於一堂中畫東西南北以為
四堂八个而置五室於四堂之間者矣帝王經世圖有若阮
元以考工記雖言一堂而實有四堂故為廣九筵修七
筵之堂四於外而於其中央方九筵之地置方二筵之
室五則又合唐氏之說以考工記之度矣羣經室續集卷一然太
室二筵褊陋已甚四隅四室取義云何魏李謐隋牛弘
之所諍者不可奪也又據阮氏之說則中央之地修廣
九筵今五室所占縱橫僅得六筵則所餘三筵之地如

何於是若有若陳澧以三筵之地當五室之壁之厚而謂
壁厚半筵者矣此外如白虎通蔡邕明堂論牛弘明堂
議李觀明堂定制圖等但務剿說而不能以圖明之者
其數尚多蓋斯塗之荆棘久矣自余說言之則明堂之
制本有四屋四堂相背於外其左右各有个故亦可謂
之十二堂堂後四室相對於內中央有太室是爲五室
太室之上爲圓屋以覆之而出於四屋之上是爲重屋
其中除太室爲明堂宗廟特制外餘皆與尋常宮室無
異其五室四堂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皆出於其制度之
自然不然則雖使巧匠爲之或煩碎而失宜或宏侈而
無當而其堂與室終不免窮於位置矣

明堂之制外有四堂東西南北兩兩相背每堂又各有
左右二个其名則月令諸書謂之青陽太廟青陽左个

青陽右个明堂太廟明堂左个明堂右个總章太廟總
章左个總章右个立堂太廟立堂左个立堂右个此四
堂之名除明堂外青陽之名僅見於爾雅總章之名一
見於尸子而立堂則無聞焉其名或出後人之緣飾然
其制則古矣蓋此四堂八个實與聽朔布政之事相關
聽朔之爲古制亦可由文字上旁證之於文王居門中
爲閏周禮春官大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玉藻閏月則
闔門左扉立於其中先鄭注周禮云月令十二月分在
青陽明堂總章立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
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說文亦云告朔之禮天子居宗
廟閏月居門中閏从王在門中周禮玉藻之說雖有可
存疑之處然文字之證據不可誣也要之明堂爲古宮
室之通制未必爲聽朔布政而設而其四堂八个適符

十二月之數先王因之而月異其居以聽朔布政焉此自然之勢也然則古者聽朔之事可以閏字證之而四堂八个之制又可由聽朔證之月令之說固非全無依據矣且考工記之記明堂世所視為與月令絕異者也記但言堂之修廣而不言堂數故自漢以來多以一堂解之然其所言世室五室四旁兩夾四阿重屋無不可見四堂之制古者室在堂後有室斯有堂又一堂止有一室故房有東西也夾有東西也个有左右也而從不聞有二室今既有五室則除中央太室外他室之前必有一堂有四室斯有四堂矣四旁兩夾亦然古夾个兩字音義皆同書顧命及考工記之夾即月令之个也考工記此句自漢以來皆讀四旁兩夾窗為句孔廣森禮學居言始讀四旁兩夾為句而以窗字屬下讀窗白盛為句證以大戴禮之赤綴戶也白綴牖也其讀確不可易每堂各有兩夾而四堂分居四旁此所謂四旁兩夾也若四阿之釋則或以為四注屋

鄭氏考工記四阿重屋注或以阿為屋翼唐仲友帝王經世圖譜或以阿為楣程瑤田釋然鄭氏於考工記匠人王宮門阿之制五雉注及士昏禮當阿注皆云阿棟也蓋屋當棟處最高計屋之高必自其最高處計之門阿之制五雉謂自屋之最高處至地凡五雉自不能以屋翼及楣當之矣鄭以明堂止有一堂一堂不能有四棟故於四阿下解為四注屋然此四阿與王宮門阿同在匠人一職不容前後異義自當從鄭君後說既有四棟則為四堂無疑故考工記所言明堂之制為四堂而非一堂自其本文證之而有餘明堂合四堂而為一故又有合宮之稱尸子曰黃帝合宮殷人總章殷人陽館周人明堂益知四堂之說不可易也

四堂之後各有一室古者宮室之制堂後有室室與堂

同在一屋中未有舍此不數而別求之於他處者也則明堂五室中除太室外他四室必爲四堂後之正室乃主一堂說者以爲在堂上之四正或以爲在其四隅其主四堂說者則以在中庭之四隅其說詭僻不合於古宮室之制且古之宮室未有有堂而無室者有之則惟習射之榭爲然明堂非習射之所故其五室中之四必爲堂後之正室與太室而五焉四堂四室制度宜然不是之求而以堂上庭中之四正四隅當之可謂舍康莊而行蹊徑者矣

四堂四室兩兩對峙則其中有廣庭焉庭之形正方其廣袤實與一堂之廣相等左氏傳所謂埋璧於太室之庭史記封禪書載申公之言曰黃帝接萬靈明庭蓋均謂此庭也此庭之上有圓屋以覆之故謂之太室太室

者以居四室之中又比四室絕大故得此名太者大也其在月令則謂之太廟太室此太廟者非中央別有一廟卽青陽明堂總章立堂之四太廟也太廟之太對左右个而言太室之太對四室而言又謂之世室世亦大也古者太大同字世太爲通用字故春秋經之世子傳作太子論語之世叔左氏傳作太叔又如伯父之稱世父皆以大爲義故書洛誥禮月令春秋左氏穀梁傳之太室考工記明堂位公羊傳並稱世室又太室居四堂四室之中故他物之在中央者或用以爲名嵩高在五嶽之中故古謂之太室卽以明堂太室之名名之也然則太室者以居中央及絕大爲名卽此一語之中而明堂之制已略具矣

明堂之制既爲古代宮室之通制故宗廟之宮室亦如

之古宗廟之有太室即足證其制與明堂無異殷商卜
文中兩見太室殷虛書契卷一第二十六葉又卷二第二十六葉此殷宗廟中之太
室也周則各廟皆有之書洛誥王入太室裸王肅曰太
室清廟中央之室此東都文王廟之太室也明堂位又
言文世室武世室吳彝蓋云王在周成太室君夫敦蓋
云王在周康宮太室鬲攸从鼎云王在周康宮辟太室
芻鼎云王在周穆王太此字摩滅疑是室字伊敦云王格穆太室
則成王康王穆王諸廟皆有太室不獨文武廟矣至太
室四面各有一廟亦得於古金文字中證之克鐘云王
在周康刺宮刺宮即烈宮古金文皆假刺為烈頌鼎頌敦頌壺頌盤文同云王在周康
邵宮邵字从召从卩卩即古人字說文作召經傳通用昭字寰盤云王在周康穆宮望
敦云王在周康宮新宮同在宗周之中又同為康王之
廟而有昭穆烈新四宮則雖欲不視為一廟中之四堂

不可得也康宮如此他亦宜然此由太室之制度言之
固當如是若從先儒所說古宗廟之制則更無太室之
可言矣

明堂之制太室之外四堂各有一室故為五室宗廟之
制亦然古者寢廟之分蓋不甚嚴廟之四宮後王亦寢
處焉則其有室也必矣請舉其證望敦云唯王十有三
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宮新宮曰王格太室寰盤
云唯廿有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宮曰王格
太室頌鼎云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
曰王格太室此三器之文皆云曰王格太室則上所云
王在某宮者必謂未曰以前王所寢處之地也且此事
不獨見於古金文雖經傳亦多言之左傳昭二十二年
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二

十三年王子朝入於王城鄆羅納諸莊宮案莊宮莊王之廟而傳文曰逆曰如曰納皆示居處之意禮運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聘禮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注館者必於廟不於敵者之廟爲太尊也以此觀之祖廟可以舍國賓亦可以自處矣旣爲居息之地自不能無室又所居不恆在一宮故每宮皆當有之四宮四室并太室爲五與明堂同而明堂五室其四當分屬於四堂又可於此得其確證矣

廟中太室之爲四宮中之廣廷又可由古代冊命之禮證之古天子諸侯之命羣臣也必於廟中周禮春官司几筵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筵左

右玉几又大宗伯王命諸侯則擯鄭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儻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祭統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前者爲天子命諸侯之禮後者爲諸侯命諸臣之禮然古金文所紀冊命之禮頗與此殊頌鼎云唯二年五月旣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宮旦王格太室卽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號生冊命頌中略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反入覲章寰盤唯廿有八年五月旣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宮旦王格太室卽位宰頌右寰入門立中廷北鄉史蕆受王命書王呼史減冊錫寰他器文類此者頗多凡上言王格太室者下均言所命者立中廷北鄉就所謂中廷之地頗有尋繹

者焉案禮經中言庭皆謂自堂下至門之庭其言中庭者則謂此庭南北之中然則上諸器文係中廷於入門後自當爲門內之廷又云立中廷北鄉則又當爲南鄉屋之廷也然有大不可解者如上諸器所言臣立中廷北鄉而王卽位於太室則王必於太室之北設黼依几筵而立焉假使依考工所記堂脩七筵廣九筵而正方形之太室其脩當如堂九筵之廣則王位與中廷間有太室之脩九筵堂脩七筵又加以庭脩之半前人謂庭脩當堂脩之二倍則王與所命者之間相距在二十六筵以上卽二百二十卽令堂室之脩大減於考工所記亦必在十筵以上况以室之南北墉與庭北之碑三重隔之面不得相覲語不得相聞決非天子命臣之意也余謂此中廷當謂太室之廷但器文於所命者入門後略去升堂入室諸節

耳蓋太室之地在尋常宮室中本爲廣廷太室雖上有重屋然太室屋與四宮屋之間四旁通明漢時猶謂之通天屋隋書牛宏傳引蔡邕明堂論故可謂之廷而此廷南北之中亦

謂之中廷此中廷與禮經所謂中庭指前廷南北之中者絕異太室之脩九筵則所命者立於中廷距王位不過四筵故史得受命書於王所命者得佩命冊以出而冊命之禮乃得行焉且古人於太室本有廷稱左傳楚共王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廷亦指此地否則太室居四屋之中何緣有廷若指四屋之前廷則不得系之太室所謂太室之廷猶班固言承明金馬著作之廷云爾故余斷言諸器中之中廷卽太室南北之中也凡此冊命之禮皆與古宮室之制相關故不得不詳辨之也然則宗廟之制有太室有四宮而每宮又各有一室四

宮五室與明堂之制無異且明堂五室之四分屬四堂亦於宗廟中始得其最確之證明而明堂爲古宮室之通制亦至是而益明矣

明堂之制既爲古宮室之通制故宗廟同之然則路寢如何鄭弘於毛詩箋考工記及玉藻注均謂明堂宗廟路寢同制而於顧命所紀路寢之制不得其解遂謂成王崩時在西都文王遷豐鎬作靈臺辟雍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焉蓋視顧命所紀路寢之制與明堂異也以余觀之路寢無太室自與明堂宗廟異至於四屋相對則爲一切宮室之通制顧命所紀乃康王卽位受冊之禮於路寢正屋行之自無從紀東西北三屋卽就正屋言之但紀西夾而不紀東夾然則謂無東夾可乎因所不紀而遂疑其無此可謂目論者矣余意甯從明堂宗

廟燕寢之制以推定路寢之制亦有東西南北四屋似較妥也

至燕寢之四屋相對則有可言者焉古之燕寢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其南宮之室謂之適室正寢卽以燕寢之南宮爲正寢北宮之室謂之下室東西宮之室則謂之側室四宮相背於外四室相對於內與明堂宗廟同制其所異者唯無太室耳何以言之公羊僖二十年傳西宮災西宮者小寢也小寢則曷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何休注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然喪服傳言大夫士庶人之通制乃有四宮傳曰昆弟之義無分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諸侯三宮每宮當有相對之四屋至士庶人四宮當

卽此相對之四屋之名內則所謂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殆謂是也士喪禮云死于適室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喪大記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此適室下室兩兩對舉則適室下室爲南北相對之室矣適室下室苟爲南北相對之室則側室當爲東西相對之室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是也又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

羣室當謂門塾之室

則或以東西宮之室爲昆弟所居或以僅有南鄉一屋而已

然則燕寢南北東西四宮何以知其非各爲一宮而必爲相對之四屋乎曰以古宮室之中有中霤知之也中霤一語自來注家皆失其解釋各室中央曰中霤古者窶穴後室之霤當今之棟下直室之中鄭注月令亦曰中

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各室爲霤云正義引庾蔚之云復穴皆開其上取明故兩霤之是以後因各室爲中霤鄭又云祀中霤之禮主設于牖下

正義以此爲鄭引逸中霤禮文

正義

申之曰開牖象霤故設主於牖下也余謂復穴兩霤其理難通開牖象霤義尤迂曲其實中霤者對東西南北四霤言之而非四屋相對之宮室不能兼有東西南北四霤及中霤也案燕禮設洗當東霤

鄭注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正義云漢時殿

屋四向注水故引漢以况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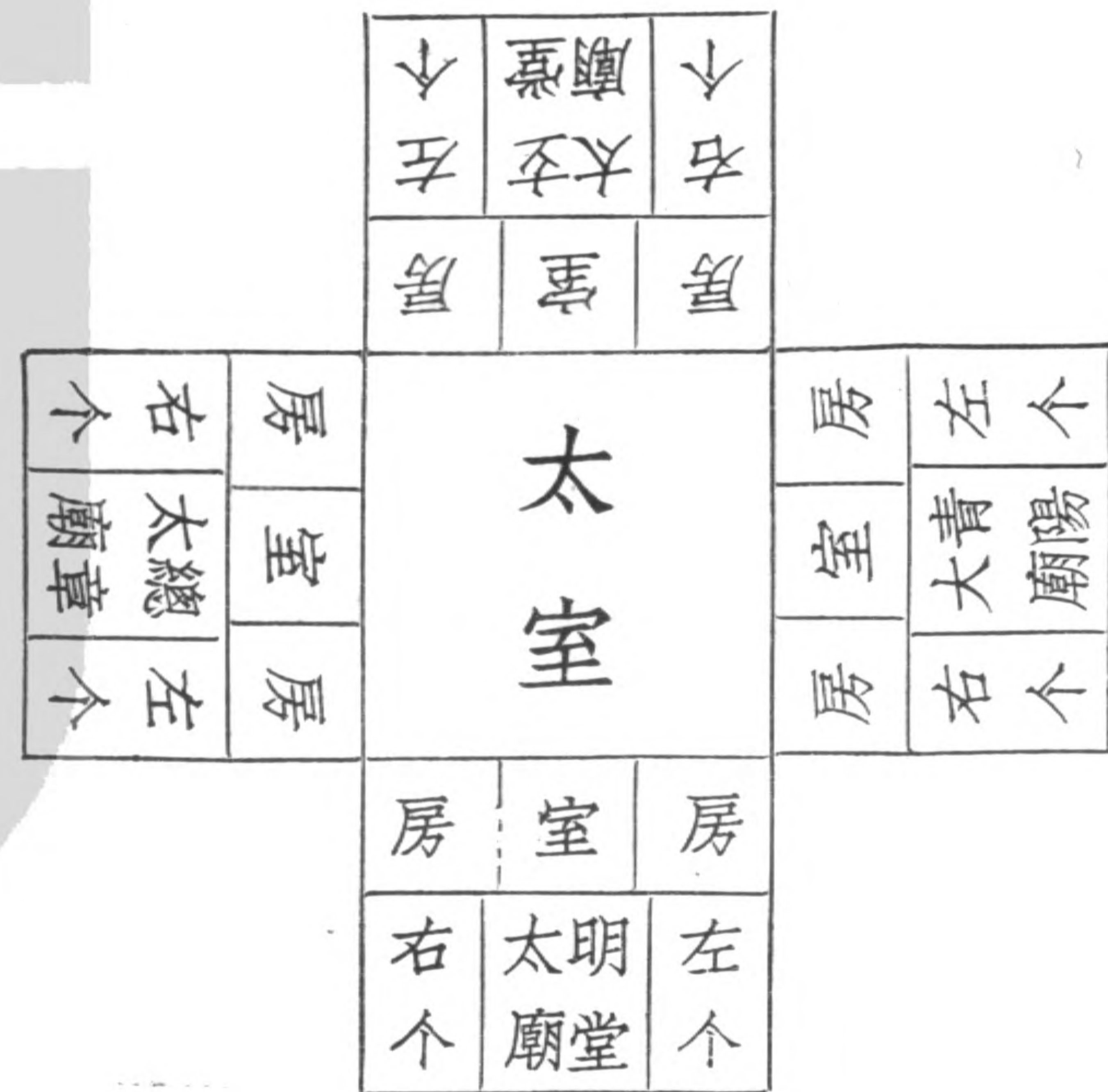
鄉飲酒禮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此南霤

也凡四注屋有東西南北四霤兩下屋有南北二霤而皆不能有中霤今若四屋相對如明堂之制則無論其爲四注屋或兩下屋凡在東者皆可謂之東霤在西者均可謂之西霤南北放此若夫南屋之北霤北屋之南霤東屋之西霤西屋之東霤將何以名之哉雖欲不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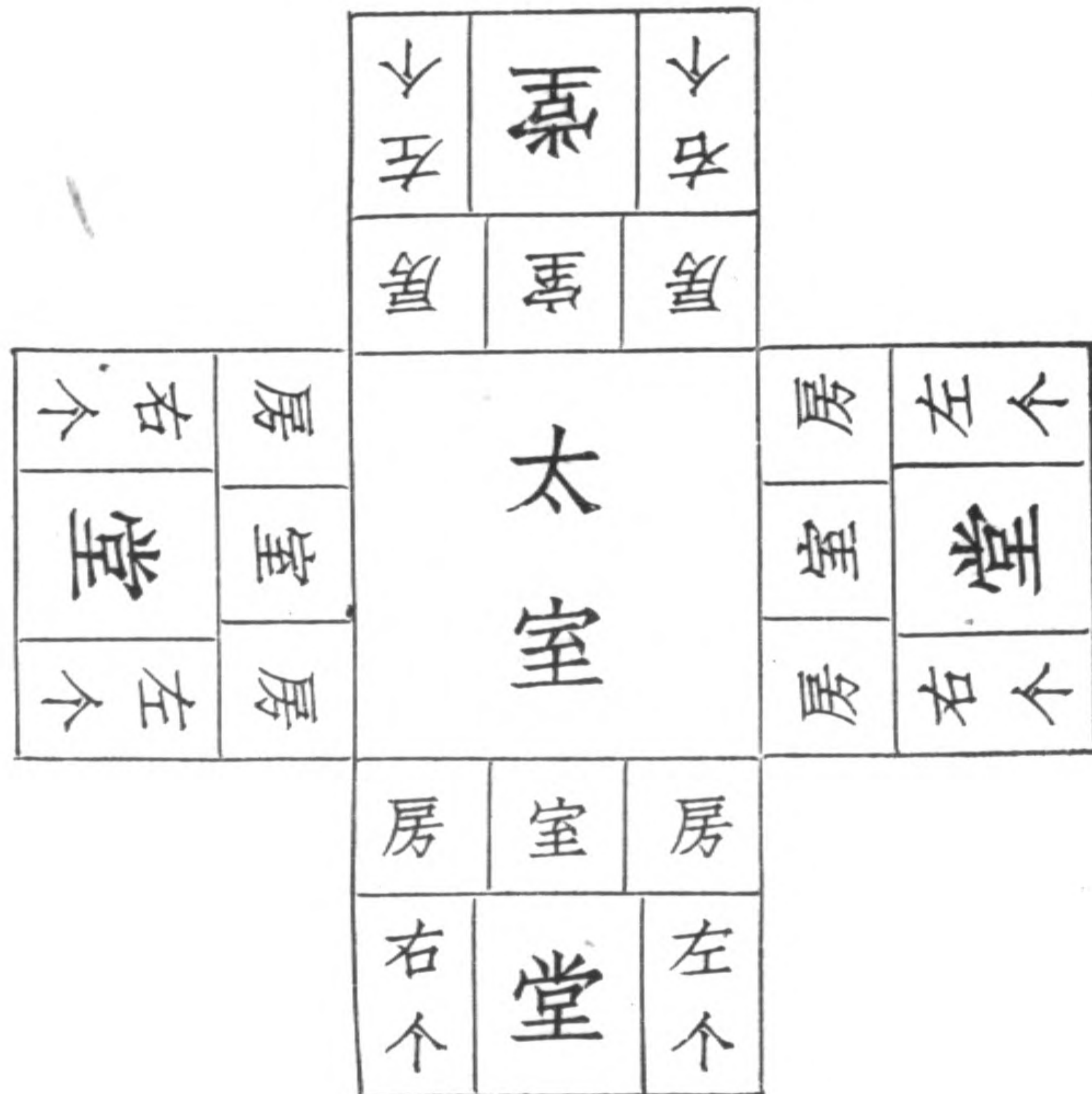
之中霽不可得也其地在宮室之中爲一家之要地故曰家主中霽而國主社然則此說於古有徵乎曰有檀弓曰掘中霽而浴毀竈以綴足殷道也學者行之案士喪禮浴時甸人掘坎于階間少西巾栢鬢蚤埋于坎周人所掘旣在階間則殷人所掘之中霽必在室外而不
在室內矣說文广部廡中庭也按古文但有廷字後世加广作庭義則無異由說文之例庭字當爲廷下重文然說文收廷字於彳部庭字於广部而釋之曰廷中朝也庭宮中也則許君之疏也然廷庭二字之釋辭雖微異而義則無殊段氏說文注乃謂無屋曰廷有屋曰庭并援鄭君中霽猶中室之言亂許君廡中庭之古義不知許君釋庭爲宮中正指無屋之處證之本書闡宮中之門也壺宮中道也皆指無屋之處言若在屋下則有

戶無門又惡得有道乎故廷中朝也庭宮中也其義一也然則許君所云廡中庭也亦指中央無屋之處與上文所言中霽之地位合固非余之創說矣故中庭者對東西南北四屋之前庭言之中霽者對東西南北四霽言之中庭之四旁以中霽爲之界故曰廡中庭也然非發見古宮室之通制亦無以定中霽之地位而由中霽之地位又足以證四屋相對之爲古宮室之通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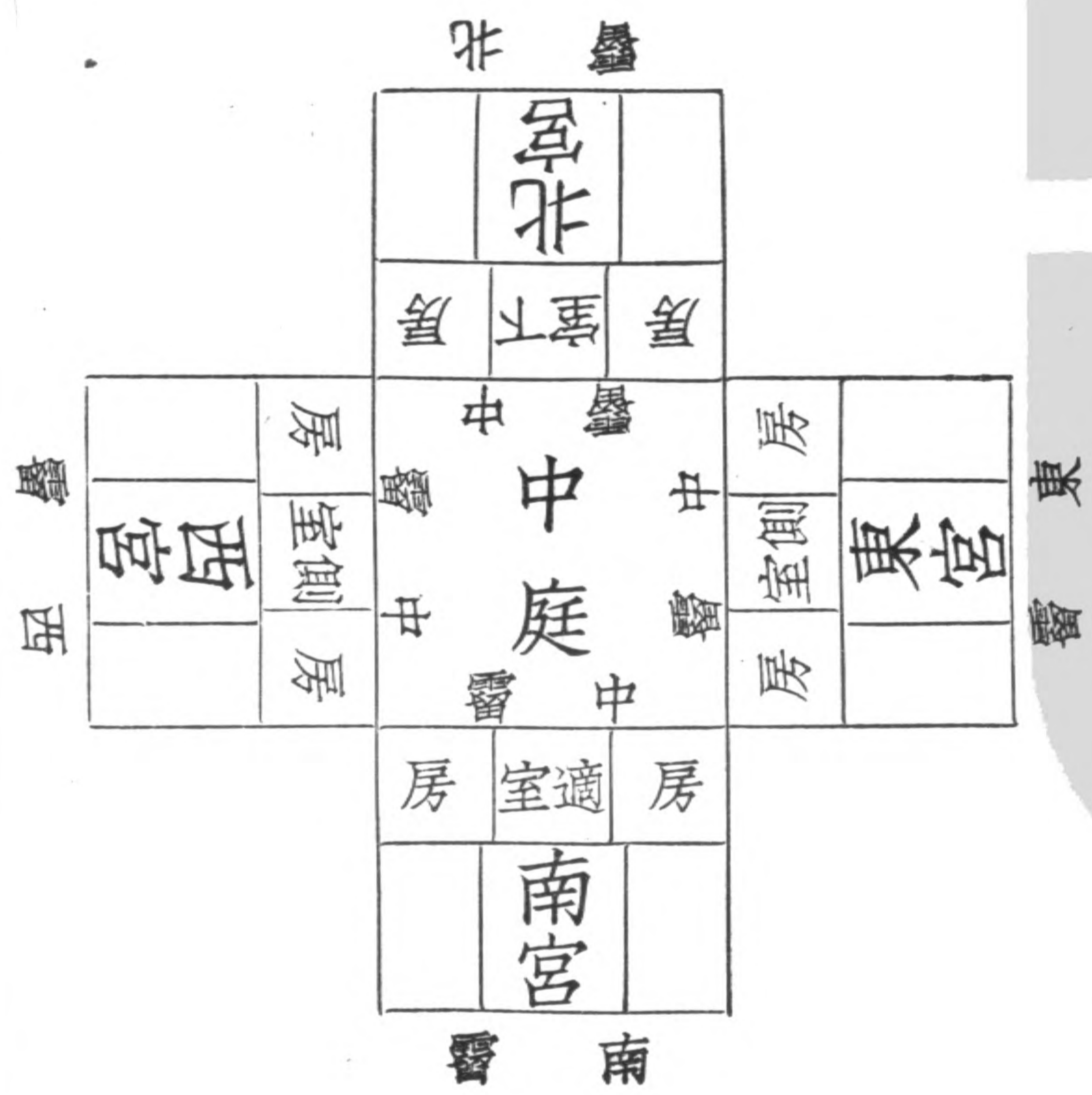
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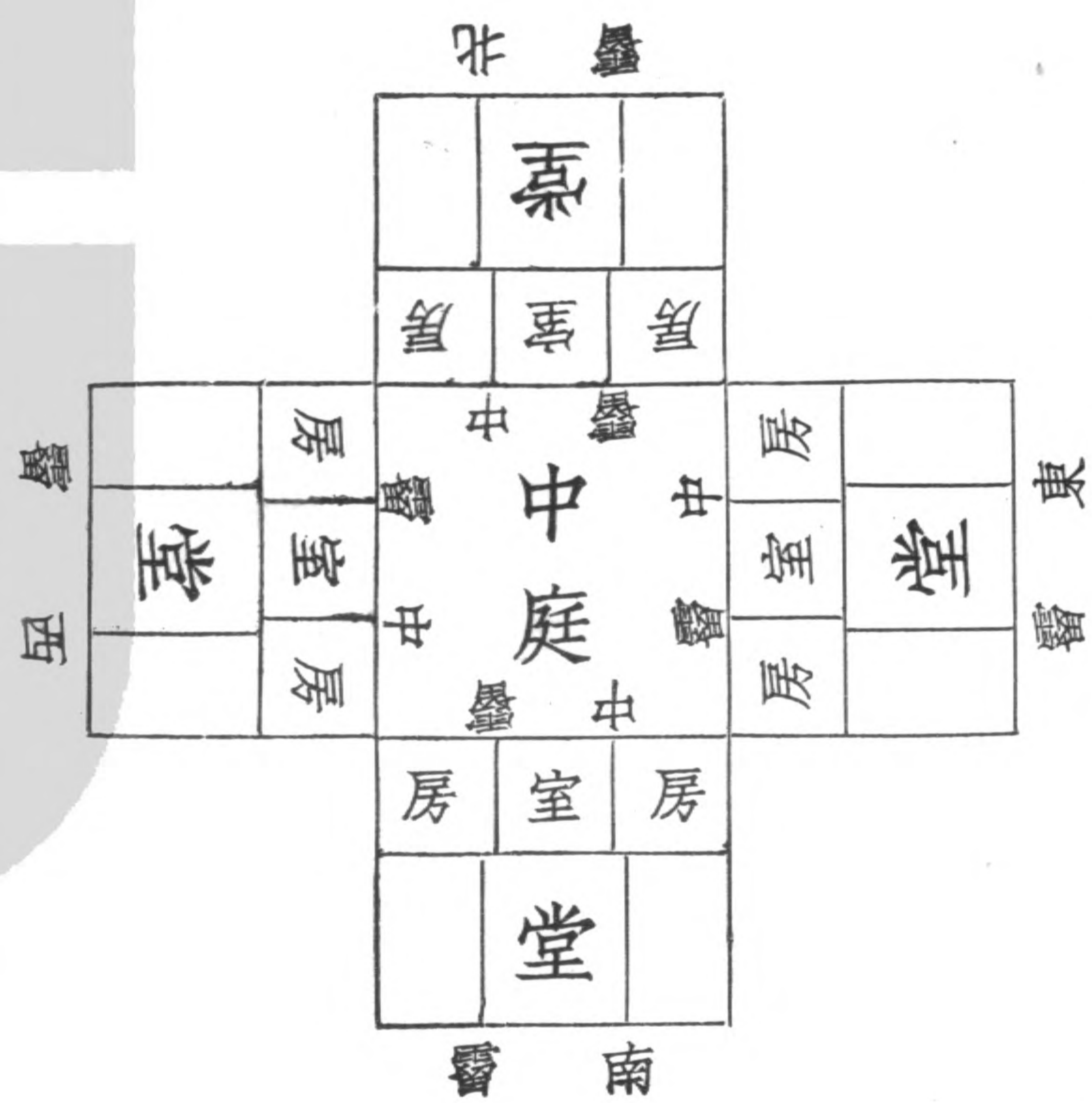
宗廟圖



燕寢圖



大寢圖



說學

說文解字學从卣从斗口象形與爵同意羅參事
振玉
殷虛書契考釋云案學从卣不見與爵同意之狀从口
亦不能象學形卜辭學字作𠄎上象柱下象足似爵而
腹加碩甚得學狀知許書从門作者乃由竹而譌卜辭
从儿象手持之許書所从之斗殆又由此轉譌者也又
古彝文有卣字與此正同但省以耳其形亦象二柱三
足一耳而無流與尾與傳世古學形狀吻合可為卜辭
卣字之證又古散字作𠄎與卣字形頗相近故後人誤
認學為散韓詩說諸飲器有散無學今傳世古酒器有
學無散大於角者惟學而已諸經中散字疑皆學字之
譌云云余案參事說是也便陽端忠敏方所藏古斯禁
上備列諸酒器其飲器中有爵一觚一罇二角一學一

與特牲饋食禮之實二爵二觚四罇一角一散數雖不
同而器則相若其證一也禮言飲器之大者皆散角或
學角連文禮器禮有小為貴者宗廟之祭尊者獻以
爵卑者獻以散尊者舉罇卑者舉角明堂位加以璧散
璧角而郊特牲則云舉學角詔妥尸皆與角連文言散
則不言學言學則不言散明二者同物其證二也學為
爵之大者故名曰學學者假也大也古人不獨以為飲
器又以為灌尊周禮司尊彝秋嘗冬蒸裸用學彝黃彝
余見日本住友男爵家所藏一學其器至大殆與壺尊之大者所受略同
蓋即古之灌尊則學彝者其器即以此學為之鄭君彝畫禾稼之說決不然
矣

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學周以黃目左氏
昭十七年傳若我用瓊學玉瓚案瓊當作灌灌學即灌
尊學所以盛鬯瓚所以灌也古之灌尊亦以學為
之而周禮鬯人職則云凡鬯事用散散既為飲器又為

灌尊明係學字之訛其證三也詩邶風赫如渥赭公言
錫爵毛傳云祭有昇輝胞翟闇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
一散經言爵而傳言散雖以禮詰詩爲毛傳通例然疑
經文爵字本作學轉訛爲散後人因散字不得其韻故
改爲爵實則散乃學之譌字赭學爲韻不與上文簠翟
爲韻其證四也禮有散爵乃雜爵之意燕禮與大射儀
公與諸臣異尊公尊謂之膳尊諸臣之尊謂之散酌於
公尊謂之酌膳酌於諸臣之尊謂之酌散公尊謂之膳
爵諸臣之爵謂之散爵是散者對膳言之祭統以散爵
獻士亦對獻卿之玉爵獻大夫之瑤爵言之散爵猶言
雜爵也是散本非器名其證五也比而書之知小學上
之所得有證之古制而悉合者蓋如斯也

說觥

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鐘曰鼎曰鬲曰
甗曰敦曰簋曰簠曰尊曰壺曰盃曰盤曰匜曰盥皆古
器自載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觶曰
角曰斝古器銘辭中均無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
之然至今日仍無以易其說知宋代古器之學其說雖
疏其識則不可及也若國朝人所命名則頗有可議者
如阮文達元所藏器有子變兕觥其器今在吳縣潘氏
不可得見據文達所記則云器制似爵而高大蓋作犧
首形有兩角文達名之曰兕觥又爲之說曰毛詩卷耳
我姑酌彼兕觥傳云角爵也毛說蓋以兕觥爲似角之
爵其制無雙柱無流同於角有三足同於爵詰訓甚明
非謂以兕角爲之也云云案阮釋毛傳非是然由其所
說足知此器無雙柱而有二足又比爵爲高大與宋以

來所名爲角者無一不合惟蓋作牛首形與他角蓋異
余謂此亦角也其蓋作牛首者亦猶溁陽端氏所藏飛
燕角其蓋作燕張兩翅形皆古人隨意象物未足爲兕
觥之明證也澠縣陳氏有婦鬪兕觥未見原器及全形拓本其制或與阮氏器同然則傳世古器
中無兕觥乎曰有兕觥之爲物自宋以來冒他器之名
而國朝以後又以他器冒兕觥之名故知真兕觥者寡
矣案自宋以來所謂匱者有二種其一器淺而鉅有足
而無蓋其流狹而長其一器稍小而深或有足惟博古圖
有之他器則否或無足而皆有蓋其無蓋者乃出土時失之其流侈而短蓋皆
作牛首形估人謂之虎頭匱實則牛首也博古圖十四匱中之啓匱鳳匱
三夔匱父癸匱文姬匱徧地雷紋匱鳳夔匱七器西清
古鑑三十匱中之司寇匱祖匱伯和匱女匱山匱般匱
利匱舉匱二犧匱饗匱十一器及端氏所藏諸女匱



賁匱甫人匱三器皆屬此種餘如積古齋著錄之父辛匱父
父辛匱冊父乙匱據古錄著錄之亞匱蓋於匱文父丁匱諸女匱並予所
見拓本中之析子孫父乙匱父戊匱作父乙匱雖未見原器然觀其銘文
屬乙類無疑中有余以爲此非匱也何以明之甲類之匱
二匱蓋尤其證也其銘皆云某作寶匱或云作旅匱或云作媵匱皆有匱
字而乙類三十餘器中絕無匱字惟端氏之甫人匱銘云甫
其銘後刻乃摹吳縣曹氏之甫人匱此一證也匱乃燕器非以
爲之者曹匱有圖乃甲類非乙類也施之鬼神而乙類之器其銘多云作父某寶尊彝如父
乃與吳縣曹氏諸城劉氏之父辛尊同文諸女匱其爲孝享之器
亦與溁陽端氏之諸女方爵同文皆祭器之證而非沃盥之器可知此二證也古者盥水盛於盤洗匱
惟於沃盥時一用之無須有蓋而乙類皆有之此三證
也然則既非匱矣果何物乎曰所謂兕觥者是已何以
明之曰此乙類二十餘器中其有蓋者居五分之四其
蓋端皆作牛首絕無他形非如阮氏兕觥僅有一器也

其證一詩小雅周頌皆云兕觥其觥毛於觥字無訓鄭
惟云觥然陳設而已案觥說文作斛當與科木今詩作
之科音義相同斛者曲也从斗得聲之字如句其糾等皆有曲意今詩作觥又
假借作掾以詩證之則大東云有掾棘匕又云有掾天
畢良耜云有掾其角泮水云角弓其觥凡匕與角與弓
其形無不曲者畢之首有歧亦作曲形則兕觥形制亦
可知矣今乙類匜器與蓋皆前昂而後低當流之處必
高於當柄處若干此由使飲酒時酒不外溢而設故器
蓋二者均觥然有曲意與小雅周頌合其證二詩疏引
五經異義述毛說并禮圖皆云觥大七升是於飲器中
為最大今乙類匜比受五升韓詩說文引之學
尤大其為觥無疑學者假也觥者光也充也廓也皆大
之意其證三觥有至大者所容與尊壺同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與
上章我姑酌彼金罍文例正同金罍為尊則兕觥亦尊

也七月稱彼兕觥則為飲器蓋觥兼盛酒與飲酒二用與罍同也立此六證乙類匜之為兕觥
甚明然此說雖定於余亦自宋人發之宋無名氏續考
古圖有兕觥二其器皆屬匜之乙類此書偽器錯出定
名亦多誤獨名乙類匜為兕觥乃至當不可易今特為
疏通證明之然則古禮器之名雖謂之全定自宋人無
不可也

說盃

盃見於宋人書中為最早歐陽公集古錄已著錄一器
其銘曰伯玉穀子作寶盃然古未嘗知有是器亦未嘗
有是名也說文盃調味也不云器名自宋以後知其為
器名然皆依傍許氏之說以為調味之器也余觀溷陽
端氏所藏殷時斯禁上列諸酒器有尊二卣二皆盛酒
之器古之所謂尊也有爵一觚一觶二角一罍一皆飲

酒之器古之所謂爵也有勺二則自尊挹酒於爵者也諸酒器外惟有一盃不雜他器使盃爲調味之器則宜與鼎鬲同列今廁於酒器中是何說也余謂盃者蓋和水於酒之器所以節酒之厚薄者也古之設尊也必有立酒故用兩壺其無立酒而但用酒若醴者謂之側尊乃禮之簡且古者惟冠禮父之醴子昏禮贊之醴婦醴媵及聘禮禮賓等用之其餘嘉禮賓禮吉禮其尊也無不有立酒此立酒者豈真虛設而但貴其質乎哉蓋古者賓主獻酢無不卒爵又爵之大者恆至數升其必飲者禮也其能飲或不能飲者量也先王不欲禮之不成又不欲人以成禮爲苦故爲之立酒以節之其用立酒奈何曰和之於酒而已矣昏禮記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立酒三屬於尊此和之於尊者也周禮春官司尊

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洗酌凡酒脩酌鄭注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滌之今齊人命浩酒曰滌是脩酌用水也郊特牲云明水況齊貴新也是洗酌亦用水也此皆和之於酌時者也和水於尊者挹彼注茲而已至於酌酒時以水和而滌之於尊則已鉅於爵則已細此盃者蓋卽用以和水之器自其形制言之其有梁或鑿者所以持而蕩滌之也其有蓋及細長之喙者所以使蕩滌時酒不泛溢也其有喙者所以注酒於爵也然則盃之爲用在受尊中之酒與立酒而和之而注之於爵故端氏銅禁所列諸酒器中有是物若以爲調味之器則失之遠矣說彝尊彝皆禮器之總名也古人作器皆云作寶尊彝或云

作寶尊或云作寶彝然尊有大共名之尊禮器有小共名之尊壺自彝等總稱又有專名之尊盛酒器之後口者彝則為共名而非專名呂與叔考古圖雖列彝目其中諸器有無足方鼎有獻有尊有卣有博古圖以降所謂彝則呂氏亦未嘗以彝為一專名也博古圖始以似敦而小者為彝謂為古代盛明水及鬱鬯之器即以周禮司尊彝之六彝當之嗣後金文家及圖錄家均從其說曩竊疑諸家所謂彝之形制與尊壺卣等絕不類當為盛黍稷之器而非盛酒之器苦不得其證後見濰縣陳氏所藏陳侯彝銘曰用作孝武桓公祭器鐘即敦字便陽端氏所藏玨陶齋吉金錄作彝其銘曰玨作厥敦兩其萬年用鄉賓上虞羅氏所藏一彝其銘曰白作寶敦其器皆世之所謂彝而其銘皆作敦可知凡彝皆敦也第世所謂彝以商器為

多而敦則大半周器蓋商敦恆小周敦恆大世以其大小不同加以異名耳此說亦非余始發之陳氏簠齋藏器目有敦無彝其所藏陳侯彝著錄家名之為彝而陳目作敦吳縣潘文勤攀古樓彝器款識中有伯矩彝等四器然其家拓本流傳者亦有敦無彝伯矩彝四器拓本上皆有敦字朱記蓋簠齋晚年已確知彝之為敦故毅然去彝目文勤聞其說而從之然陳潘皆無說故特記之以正博古圖以來千載之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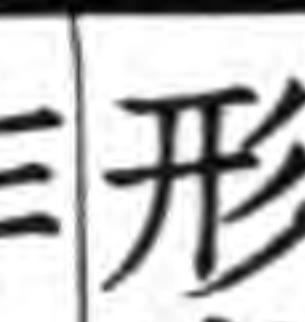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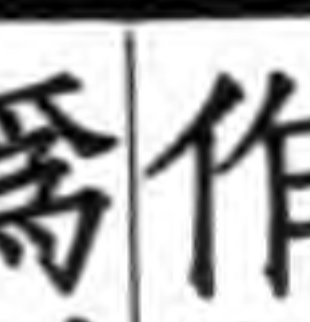
說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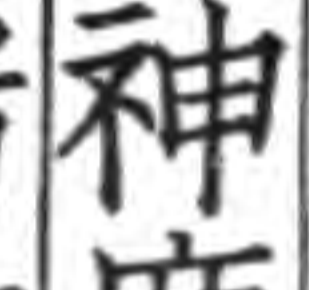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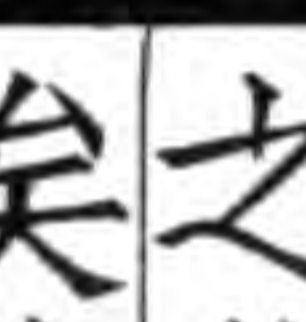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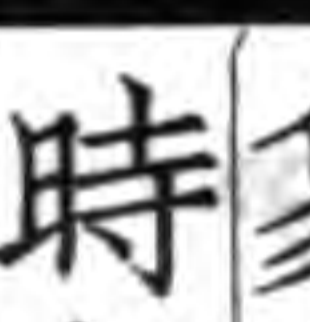


傳世古器樂器如鐘磬煮器如鼎鬲獻脯醢器如豆黍稷器如敦與簠簋酒器如尊壺卣彝勺爵觚觶角斝盃洗器如盤匜兵器如戈戟矛劍世皆有之惟俎用木為之歲久腐朽是以形制無傳焉案說文俎禮俎也从半

肉在且上詩魯頌籩豆大房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鄭箋則云大房王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少牢饋食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鄭注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巖殷以棋周以房俎鄭注椀斷木爲四足而已巖之言蹙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總鄭君詩禮三注則俎之爲物下有四足足間有木以相距所謂橫說文橫也也橫或中足或在足脛其足當橫以下謂之跗同附說文附闌足也亦謂之房與毛說大異然有不可通者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饗宴則有饋烝韋注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房大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饋烝升體解節

折之俎也則房烝者對全烝言之蓋升半體之俎當有兩房半體各置其一合兩房而牲體全故謂之房俎毛公云大房半體之俎許君云俎从半肉在且上意正如此也既有兩房則中必有以隔之者少牢饋食禮之俎拒卽謂此隔之物蓋腸胃皆升於俎其長短當以俎之大小爲節不容取俎足以爲節也更由文字上證之則俎字篆文作俎象半肉在且旁而殷虛卜文及貉子卣則作作具見兩房一拒兩肉之形由是言之則有虞氏之椀椀者完也殷以棋棋者具也皆全烝之俎周用半體之俎以其似宮室之有左右房故謂之房俎若足跗則不具房形鄭君堂房之說殊爲迂遠矣

說俎下
方言廣雅皆云俎几也此蓋古訓說文俎从半肉在且

上又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且古文以爲
且又以爲几字此十一字出小徐本大徐無則篆文俎从且且从几古
文又且几同字蓋古時俎几形制略同故以一字象之
此說有徵乎曰有許書篆文几字與古文且字皆作從
正面視形然金文作或曰二形皆作從側面視
形案殷禮器銘屢有語其異文或作或
作齊婦高殷虛書契卷七第二葉亦有此字自宋以來均釋
爲析子孫三字余謂此乃一字象大人抱子置諸几間
之形子者尸也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
爲王父尸子不可爲父尸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
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是古之爲尸者其年
恆幼故作大人抱子之形其上或兩旁之非則周禮所
謂左右玉几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

命諸侯王位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不言祭祀
席然下言諸侯祭祀席右彫几昨席左彤几則天子祭
祀席左右玉几可知冢宰職享先王贊玉几玉爵注玉
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書顧命牖間西序東序西
夾神席皆有几則左右几者天子尸之几也其但作
者諸侯以下尸右几也几在尸左右故以二形象
之依几之尸象其正面則左右之几不得不象其側面
矣此二形象几之證也其又象俎者何曰古爨字
象七肉於鼎之形古者鼎中之肉皆載於俎又七載之
時七在鼎左俎在鼎右今爨字之左从匕則其右之
象俎明矣俎作形者象其西縮有司也據禮經俎或
西肆或西縮而獨象其西縮者从文字結構之便也此
又古以并象俎之證也字變縱爲橫則爲字說

文丌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讀若箕同其所以與口口異形者薦物之時加諸其上而已作丌形而義已見又文字之結構亦當如是其與口口固非有二字有二義也說文所載古文口字亦丌字其亦古文金文中其與等均以之之變自丌行而口曰廢遂以口爲片字曰爲升字義別而音亦大變遂忘其朔矣由是言之則俎几二物始象以口繼象以口其同形可知但俎或加闌而界爲二几乃無之餘則無不同也秦漢之俎與几全同故直名几爲俎史記項羽本紀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如淳曰高俎几之上又各切肉之器爲俎項羽本紀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今傳世漢畫象所圖切肉之器正作丌形漢之俎几形制如此則三代俎几之形蓋可知矣要之古文圈字與篆文且字象自上觀下之形口口乃自其側觀之

丌與几自其正面觀之合此三形俎之形制略具矣

說環玦

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環與璧瑗之異但以肉之大小別之意其制度殆與璧同顧余讀春秋左氏傳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知環非一玉所成歲在己未見上虞羅氏所藏古玉一共三片每片上侈下斂合三而成規片之兩邊各有一孔古蓋以物系之余謂此卽古之環也環者完也對玦而言闕其一則爲玦玦者缺也古者城缺其南方謂之軼環缺其一故謂之玦矣以此讀左氏乃得其解後世日趨簡易環與玦皆以一玉爲之遂失其制而又知古環之非一玉於是其有連環莊子天下篇連環可解也齊策秦始皇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者不君

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不知古之環制如羅氏所藏者固無不可解也

說珣朋

殷時玉與貝皆貨幣也商書盤庚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於文寶字从玉从貝缶聲殷虛卜辭有匱字殷虛書契前編卷六第二十一葉及匱字同上後編卷十八葉皆从匚从玉从貝而闕其聲蓋商時玉之用與貝同也貝玉之大者車渠之大以為宗器圭璧之屬以為瑞信皆不以為貨幣其用為貨幣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貝而有物焉以系之所系之貝玉於玉則謂之珣於貝則謂之朋然二者於古實為一字珣字殷虛卜辭作丰後編卷上第二十六葉作羊前編卷六第六十五葉或作羊後編卷下第二十一葉金文亦作丰乙亥敦二玉十丰皆古珣字也說文玉象三畫之連一其貫也丰意正同其作羊作珣

者丫丫皆象其系如束字上下从巾小也古系貝之法

與系玉同故謂之朋其字卜辭作拜前編卷一第廿五葉作珣第廿五葉

葉金文作拜據伯作拜憲作拜庚作拜且又公中

彝之貝五朋作彘撫叔敦蓋之貝十朋作一珣戊午爵

乃作一珣甚似珣字而朋友之朋卜辭作弁前編卷四第廿四葉金

文或作弁杜伯或作甸豐姑或从拜或从珣知珣朋本

是一字此可由字形證之者也更以字音證之珣自來

讀古岳反說文亦以斨字為珣之重文是當从設聲然

竊意珣與斨義同音異古珣字當與珣同讀說文珣讀

與服同詩與士喪禮作服古文作甬古服甬同音珣亦

同之故珣字以之為聲古者玉亦以備計即珣之假借

齊侯壺云璧二備即二珣也古音服備二字皆在之部

朋字在蒸部之蒸二部陰陽對轉故音變為朋音既屢

變形亦小殊後世遂以珽專屬之玉以朋專屬之貝而不知其本一字也又舊說二玉爲珽五貝爲朋詩小雅菁菁者莪箋然以珽拜諸字形觀之則一珽之玉一朋之貝至少當有六枚余意古制貝玉皆五枚爲一系合二系爲一珽若一朋釋器玉十謂之區區殼雙聲且同在侯部知區卽殼矣知區之卽殼則知區之卽爲珽矣貝制雖不可考然古文朋字確象二系康成云五貝爲朋五貝不能分爲二系蓋緣古者五貝一系二系一朋後失其傳遂誤以爲五貝一朋耳觀珽拜二字若止一系三枚不具五者古者三以上之數亦以三象之如手指之列五而字作习許君所謂指之列不過三也余目驗古貝其長不過寸許必如余說五貝一系二系一朋乃成制度古文字之學足以考證古制者如此

女字說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是古女子有字然古書所以稱女子者各與字與今不可得而知也說文解字女部於嬾至妘十三字皆注曰女字其中除嬾媯始三字外皆於經典無徵其所說者古制與抑漢制與亦不可得而知也余讀彝器文字而得周之女字十有六焉蘇冶妊鼎曰蘇冶妊作爲改魚母贍鼎鼎字原奪以他器改者例之當有此字蘇國之姓改器作妃从己不从巳古文己姓之己作妃妘匹字作妘區別甚嚴鄭語曰己姓昆吾蘇顧温董舊釋爲妘非是魚母其字也陳侯鼎曰陳侯作媯媯母媯者陳姓罔母其字也又王作鬲曰王作姬罔母尊鬲戲伯鬲

曰戲白作姬大母尊鬲應侯敦曰應侯作姬遼母尊敦鑄公簠曰鑄公作孟妊車母媯簠伯侯父盤曰白侯父媯叔此字从女亦女姓葵母鑿干氏叔子盤曰干氏叔子作中

姬客母媵盤陳子匱曰陳子作媵孟媯敦母媵匱凡此
九器皆母氏爲其女作器而稱之曰某母者也齊侯匱
曰齊侯作號孟姬良母寶匱此夫氏爲其婦作器而稱
之曰某母者也京姜鬲曰京姜庚母作尊鬲姬趁母鬲
曰姬趁母作尊鬲姬葬母鬲曰姬葬母作尊鬲鄭始鬲
曰鄭始此字从女亦女姓母鑄其羞鬲南旁敦曰妣即詩美孟女矣之七亦女
姓狸母作南旁寶敦仲媯匱曰中媯義母作旅匱此皆
女子自作器或爲他人作器而自稱曰某母者也余謂
此皆女字女子之字曰某母猶男子之字曰某父案士
冠禮記男子之字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注云甫
者男子之美稱說文甫字注亦云男子美稱也然經典
男子之字多作某父彝器則皆作父無作甫者知父爲
本字也男子字曰某父女子曰某母蓋男子之美稱莫

過於父女子之美稱莫過於母男女旣冠笄有爲父母
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漢人以某甫之甫爲且字
顏氏家訓并譏北人讀某父之父與父母之父無別胥
失之矣

觀堂集林卷第三

辛酉嘉平烏程蔣氏
密均樓傲宋殿珮枝栞



